

記

卷三十二

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白杜甫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八詠不鉤竒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津津然有干霄之興若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踈雨滴梧桐樂府美玉融日霽沙嶼明風動甘泉燭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眺之詩句精者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一

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響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顛嗚呼先生之道復可言耶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旣慕其名亦覩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歠七十子思仲尼則思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貌於郢之亭四年滎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責先生之貌得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

之諱公曰焉有贇者之名爲趨廝走養朝夕言於刺  
史前邪命易之以先生姓曰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  
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  
曰贇况以贇者名於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  
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  
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旣撤立而爲文咸通四年  
四月三日記

沔陽秋興亭記

賈 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嘗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二

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  
濩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怡慘則悴  
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  
憂危情性耳曰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  
沔陽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朞月而政和  
□聽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却負  
大別之固俯視滄浪之浸閱吳蜀樓船之殷覽荆衡  
□□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  
□□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  
前戶後牖順開闔之易簡也上棟下宇無雕斲之飾  
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况乎  
當發生之辰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  
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泊搖落之時則  
俯顥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疑之序則目素彩  
於簷楹見雪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  
興嘗在當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余自巴丘  
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  
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以記之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三

荆南節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關廟記

董 挺

玉泉寺覆船山東去當陽三十里疊嶂回擁飛泉迤  
邐信途人之淨界域中之絕景也寺西北三百步□  
蜀將軍都督荊州事關公遺廟存焉將軍姓關名羽  
河東解梁人公族功績詳於國史先是陳光大中□  
顥禪師者至自天台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與神□  
云願捨此地爲僧坊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

前壑震動風號雷虩前擘巨嶺下堙澄潭良材叢僕  
周匝其上輪奐之用則無乏焉惟將軍當三國之時  
負萬人之敵孟德且避其鋒孔明謂之絕倫其於殉  
義感恩死生一致斬良擒禁此其效也嗚呼生爲英  
賢沒爲神靈所寄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豐荒於  
是乎繫昔陸法和假神以虞任約梁宣帝資神以拒  
王琳聆其故實安可誣也至今緇黃入寺若嚴官在  
傍無敢褻瀆荆南節度使工部尚書江陵尹裴均曰  
政成事舉典從禮順以爲神道之教依人而行襁彼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四

妖昏祐我蒸庶而祠廟墮毀廡懸斷絕豈守宰牧人  
之意也耶乃命邑令張憤始經其事爰從舊址式展  
新規欒攬博敞容衛端肅唯曩時禪坐之樹今則延  
袤數十圍夫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思初營建  
之日白龜出於新橋若有所感寺僧咸見亦爲異也  
尚書以小子曾忝下介多聞故實見命紀事文豈足  
徵其增創制度則列於碑石貞元十八年記

西郭橋記

劉 丹

聖人肇於造舟後代相沿不易梁嗟有服隨之說棧

劍爲□蜀之要取諸大壯以濟不通於梯山之徒納職之命傳國之利厚家之貨不可斯須而廢其有不欺女信嫉惡蛟毒良以期徵於納履讓或伏身於見執發機雖異而致名之蹟同也夏禹䟽洪水除其昏墊庖羲乘馬牛廣乎運載皆垂致遠之計將以貽厥後嗣國以人爲本民以食爲天行李滯塞何繇遂於謀生哉以身觀身以國觀國自天子至於庶人無有不因力製造取贍於民之業矣楚郢之境西浮漢江艸荆之始東馳京嶺古風遺事有陽春白雪之美淒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五

然不變中改温中之邑仍角陵之井次易新陽之號立京山之稱會府無巨川之濟歸里及巾車之敝誓心無題柱之所携手絕叙離之地冬涸則丘坎險澁夏漲則奔騰浩淼憧憧來往行人阻之我州尊榮陽鄭公權衡以心利劍在手辭北闕以作牧褰赤帷以御人必能鄩剔姦邪懲革污俗不然何以克成斯役以安疲庶京兆韋於屈爲宰服黃綬於鄂潛縮銅章於郢上下馬而黠吏破膽愛民而政聲盈耳先難後易靡不有初恕己檢躬終亦如始矧能貶食省用均

賦守官捐不急之繇行以時之政木取於市百倍於市價庸於工畢樂於工可謂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也鑿堆補罅遷曲於直夷陵就谷奠礎於水平板幹法於砥礪具畚築削於高阜凭修闌而植髮運眼亘虬梁而晴虹可指然後施諸頽廢飾以皜粉樹華剝而表道刻堅珉以旌德不惟招襁負接土物抑乃兗里閨壯郭郭使後躅動思贇之詠居人懷勿剪之感余名竊佐州承牒觀風兼以求瘼覩竒績而不刊不立孤爲僚而徒飲徒啄書之於石以彰永好甲戌之歲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六

建邗戊午之日且題且記告於守者

京山縣新學記

程 祁

熙寧元豐間祁以諸生遊太學恭惟神宗皇帝躬不世之資斟酌古道以養成士顛當爾之時學術純粹如出於一揆中沚之莪新田之芑方且翹翹整整若將可以爲數十世之積嗚呼可謂盛矣崇寧之元今上講明紹述之政聖敬昭假光明緝熙登用舊臣晉頒學制於是敷天之下畫土成邑者皆得以置學凡熙寧元豐所以幸賜三舍者舉而興之方詔書始下

聞聽翕習秀民鰲老徃徃感激爲之墮睫何則自鄉  
舉里選之法壞士不宿學民不嚮方自投於苟賤不  
廉之地者今幾何時矣一旦明目拭眚復得觀園橋  
門之遺風於傳有之周之士也貴然則朝廷之所以  
長育人材者不在茲乎郢州京山縣地廣以遠民能  
自力於本務耕鑿織紵循楚之舊河東節度推官博  
陵劉幹字化權適爲之令其爲人通敏闔爽好古不  
倦祁與之同賜集英第以故徃還極欵化權嘗謂祁  
言縣學狹隘無區舍可以容士夫子殿僅庇風雨春  
秋時享至無位以行禮念欲改作而未有因也及被  
詔營繕祁與化權之意大相愜塞廼相地之宜而斥  
大之廢角陵舊驛包之垣墉翼殿有廊繇門而進則  
皆次序設席以尊晨講分齋以聚朋來褒衣之士鼓  
篋而至者盖相望也先是邑之四境環以衆山澗溪  
聯絡並走城下夏秋之間忽作淫雨水出不意雨嚙  
縣郭官私廬舍多被墊溺故縣學凡三鳩工乃克有  
立化權竊嘆曰夫以萬世不可逢之盛時舉行百代  
不刊之典而又此邑之人相與鼓舞欣躍不戒而工

具爲水所苦屢作然後能就噫事之難立也乃至於是吾懼後之人忽不以爲意而墮吾修也子與我厚願得爲之記而鐫之於石祁之文不足以行遠也然不敢以固辭姑次其歲時而謹書之崇寧二年十月朔日記

崇封龍女記

朱震

宋政和四年荆門夏旱穉苗不立者三之一郡守汶上李公遍禱郡祠弗應乃遣僚屬請雨於昭靈龍女祠下迎像汲水設壇望祀於蒙泉之上雨隨像至屬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八

縣沾足公狀其事詔易廟號曰靈貺是歲冬迄於明年三月不雨公再命當陽取雨於靈貺如初禮祝以旱告雲霧勃興像及邑域暴雨如注公復請加神秩是秋又旱公再命禱於靈貺如三月而雨聲不絕者二日公廉舉前奏至於再三部使從之有詔封通惠順濟夫人公謂震曰清溪龍女祠舊矣曩倅峽州行縣至遠安屢謁其祠見田旱者予默禱之輒應因遣吏迎水膏澤沛然乃意抗章請封是時神像服絳袍高冠劍佩如王者一日僧清皞自言兩夢女子靚裝



麗服跪於丈室前既覺猶記其目爻如日□皦持戒  
嚴不妄語予遂以龍女請焉比昭靈廟之初褒也詔  
既下士以綵爲詔樓具饒鼓奉引寓樓於州之東山  
寺僧元皎復夢女子徘徊於樓下俄而風雷至有物  
飛去鱗鬣可指數於是州人以清皦之夢爲誠然而  
畫易舊像矣子其爲我並以此記之震拱手起唯喩  
月日未及書他日公又謂震曰荆門自是或雨暘愆  
期禱祠莫聽彼神龍之宅不可以不祠予所以供獻  
粢盛制幣者蓋將起來者祈禱之聽也震始廓然而

悟曰吾侯愛民之心至矣愛之眞則憂之深故越疆  
而祀折躬而請雖得於傳聞夢寐之際苟可以從民  
之欲者無不爲也無不至也是以事行而民悅氣和  
而雨降可不書之使吾侯之心昭然白於後世乎宋  
皇帝勅曰靡神不宗召周不廢不惟思所以慰民望  
亦可以見百神之受職與否也爾惠正直惟人是依  
迺者農畝告病郡縣吏若民率請命於神神多降福  
有司多此靈施願益崇封朕惟縉紳大夫凡有功於  
民者雖高官爵有所不吝况於神乎可特封通惠順

濟夫人神其嘉令益懋厥施以祠元元

荆門軍貢院記

李英

荆門古玉州山水秀麗甲湖湘楚漢以來人物相望未易枚舉近世如內相朱公震秩宗胡公寅秘校范公如圭率繇科舉清規勁節照映千古故士知尊經學重名義徃徃以二三公爲軌範中更兵革士氣小不振例附薦於渚宮紹興龍集己邠復試於本軍從郡太守洪公适之請也貢闈舊在軍治之南初荆簡陋歲久而傾歆殆將壓焉吳興葉公爲郡之明年□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十

修人和加惠士顛以爲事有若緩而甚急者莫此爲重乃更相爽塏得故武庫于郡城西北隅郎而葺之爲屋七十有四楹撤而新之者十四繚以周垣重門有嚴廳廡立置翼如也木章竹幹瓦甃石鐵悉儲於累月之前工雇於市匠食於官而費不取於榷計經始於季春之中不越月而成邑之吏民咸知輪奐之美視他郡爲最彼冠峩珮鏘操觚抱槧之士群試於此亦足以增氣矣嘗聞後世士不素勵取士之制□不逮古而得人之盛則皆繇此途選夫以豪傑之□

規規然較三日之長以求合有司程度固不足以盡其才然使爲士者先噐識擯浮僞毋徒爲決科利祿計毋以得喪怵其良心則異時謀王體斷國論上不負朝廷下不負所學於以續前賢風聲於將來是則葉君之所屬望於學士大夫者可不勉乎葉君名箋字正之石林先生之裔也其得諸家傳者知所先務盖如此是惡得而不書

噴玉亭記

汪振

蒙泉極湖陰之勝自唐李德裕以下前題後詠實在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十一

崖壁巔以毓金蓮產珠玉與泉之清泚爲美自方沼而南泉微西行有亭跨其上古柳在旁勢若卧龍泉繇沼以出瀉爲曲澗徐折而東惜未有表而出之者紹興壬子八月鄱陽張垓永繡行屬部至是慨然嘆曰蒙泉佳處獨在是耳渟爲泓溢爲沼孰處無之非遇風號雷厲霜翻雪卷亡以見其竒迺命工增葺其亭環以巧石徙巨石屹立中流以助洶湧泉益有聲終日潺潺如在三峽之上石間奔迫激射宛若噴玉於是以噴玉名亭且親灑刻石又從而詩之與郡守

陸九淵夜坐亭上林木既靜水聲愈清顧陸公曰不  
如是亡以見金聲玉振之意是夕不雨而水遽溢非  
公有以發泉石之秘而山靈亦爲懌豫耶自是驟增  
佳致來觀者益衆憑闌臨流神思瀟爽久而忘歸日  
薄西山暝色入座舉杯以邀明月竹影零亂水月相  
照寒光逼人不覺身在冰壺中矣噫石之景亘古猶  
今昔人不知領略則若背馳而不相親今自公表而  
出之泉鳴谷響沫飛濤湧無非竒趣蒙泉諸景孰勝  
於是哉公襲吳圉先生之後凡事綽有渠矍澹然不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十二

以聲勢自居單車行道從者無譁田野間值父老輒  
下車問疾苦遇佳山水處且行且詠以疇景物暮宿  
郵亭率然燈觀書至夜分乃寐平居以誠信自持有  
禱輒應時秋雨妨農叟默禱於蒙泉玉泉隨郎開霽  
所至多平反不動聲色而闔部清肅又能從容指顧  
其題品及於泉石與夫仗鉞持斧之威擊搏摧裂所  
過騷動者氣象固不侔矣是不可以不書公名垓字  
伯信

伏羲廟記

胡寅

古祭法之義有報而無祈非仁與知孰能與於此哉  
德莫盛於五帝而庖羲爲首蓋三千餘歲於茲矣景  
陵廟祀未詳肇始考聖德之所建萬世衣被則有民  
者亦何可而不祀耶昔司馬遷作本紀列黃帝顓辛  
堯舜五人焉其言曰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  
春秋國語發明五帝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時  
見於他說善乎人之論曰判古昔之事當折衷於仲  
尼繫易叙制噐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蓋以爲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十三

特形容之虛語爾烏得與羲農比哉豈遷有見於尚  
書之斷自唐堯而無見於易之首禰庖羲歟故凡人  
論道義事一折衷於仲尼則無失者置仲尼而取史  
籍所載及他說爲據未有能臻其當也然則論羲爲  
帝首蓋祖諸仲尼耳謹按庖羲風姓生於成紀母曰  
華胥推木德繼天而王號曰太昊都於宛丘河中龍  
馬負圖帝乃則之畫八卦分三才通神明之德顓萬  
物之情以著開物成務之道龜爲卜蓍爲筮時當洪  
荒人民睢於禽獸同居未知倫理養生帝始推擇聖

賢可共代天工者得金提烏明視默紀通衆陽侯以爲輔佐始有書契代結繩之政建官分職以龍紀昭布天下統民治事始教民稼穡用儷皮爲禮始教民作網罟佃漁養馬牛羊豕狗鷄充庖厨薦神祇在位百有十年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民到於今蒙賴日用之實非虛語也可謂盛德矣哉是宜載之祀典昭其報於罔極矣嗚呼漢唐而後道術不明異端並作學士大夫昧於鬼神之情狀凡戕敗倫理耗斲斯人下俚淫祠巫祀所託以竊衣食者則相與推尊祇奉徼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十四

冀福利至於古先聖帝明王有功有德仁人義士扶世道民不可忘者則或湮沒而莫之承或文具而莫致其享郡邑長吏政教不善感傷和氣一有水旱蟲火之災顧汲汲然旅緇旅黃擎拳拜跪謁諸偶像適會災變自止因卽以爲土木之賜禳禱之效日滋月遂正理大壞復州焦侯惟正秉心純撫民惠在郡三歲人和年豐會紹興十二年合宮赦令詔長吏脩繕境內祠廟侯曰莫先於庖羲氏矣鳩工闡事肅給告成有尊報之誠心無希望之諂意庶幾於知古道憫

俗失良二千石也乃推明帝德之本列號之正經史之是非使刻之堅珉以示來者

郢州土風考古記

石才孺

謹按班固漢書地理志秦置南郡縣十有八曰江陵  
宜城曰若曰郢此其尤者也釋之者曰江陵故楚都  
宜城故鄢若作都楚別邑故郢又按司馬遷史記楚  
世家芋氏居丹陽在南郡枝江縣文王始都郢平王  
城郢昭王徙都襄王徙陳烈王徙壽春曰郢繇是言  
之楚之都邑可想見也後世不博考熟究異口同辭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十五

以今郢州爲郢都流俗信之嘗觀楚陳王使鬪宜申  
爲商公泐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夫泐漢  
而下泝江而上則郢在江上而不在漢上沈括存中  
蓋嘗論之矣今江陵實有渚宮而縣之北有紀南城  
楚武王伐隨卒於櫛木之下今郢州東門外山舊名  
櫛木山上有楚武王廟則武王自丹陽出師至此而  
卒豈後世見武王卒於此因以爲郢都邪此又不然  
矣雖然釋漢史者曰故郢而郢爲州爲富水郡或廢  
□置見唐書地理志謂之郢不無說焉楚屈瑕將盟

貳軫鄭人軍於蒲騷莫敖患之鬪廉曰君次於郢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郢若敗郢師四邑必離已而敗郢於蒲騷夫郢郢者詎非郢州乎昔蒲騷今應城也距郢州甚邇楚師之出鬪廉之敗莫敖之次郢郢以師行道理推之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則知正在郢州也謂之郢實郢郢焉謂之石城因岡阜峭壁而爲子城屬縣二曰長壽治慕化安定二鄉曰京山治太平長安移風三鄉其民樸其俗儉其土饒粟麥其產多麋鹿有西北之風焉郡境東抵安



□名存而實亡昔是而今非傳聞之與親見固已憂不相侔況出於千百歲之後頽壞燬灼之餘州圖方忘之鮮備遺民故老之罕言欲以叅稽訂正祛世俗之惑而信陵谷之傳顧豈淺見諛聞所能要當質諸閱覽博物君子

新建廂禁守禦營記

張昌基

祖宗立國之制以兵爲重雖取守一道源委皆仁而防微遏萌創法垂統於軍制爲尤密親衛殿禁之軍天日龍神爲營旣聚於京師節察防團刺史之名又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十七

散於州郡守貳之職先軍後州其屬僉書推判官率領軍事下而曹椽悉曰參軍定民志強主威寧國步而永億萬年之丕基若此郢爲州當南北之交而使名則防禦領焉中興以來又爲邊衝地望益重軍制尤不可忽始州有禁軍有廂軍自岳武穆復僞齊又益以守禦軍然三營之廢久矣隸於尺籍伍符者僅百數託宿寓爨晨至暮逸烏合萍散間有義屬者又皆僦居錯處無所統一或以詰守者則曰所恃以却敵吾有成兵又有民兵彼廂禁守禦處名耳襲陋從

簡胡爲不可歷陽張孝曾至而慨焉越六月囊封奏  
陳晉以是請迨次年秋邦條益舉民力滋暇乃訪故  
營地居者纔十數編茅葺葺曾不足以庇風雨餘皆  
爲公帑僦地又捐錢以贖之得十之六七爲屋九百  
楹五五相向繩直翼張址堅勢宏材良工密於是前  
之託而寓者率宿於斯爨於斯而僦居錯處者皆得  
以顛相從而無所托於斯侯之意猶未厭也方且積  
贏羨以謀全功廣招募以登元籍復割俸緡爲娶室  
家俾爲生息蕃衍之計識者詫曰此漢晁錯實邊法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十八

而唐李德裕雄邊軍比也使爲封疆之守者率如侯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漢水之北白溝河  
之南其復歸職方氏之籍乎孝曾治行爲邊州第一  
其於是役也深得祖宗重州兵之意故規摹設張不  
以戍卒民兵爲可恃而經權並用本末兼舉凜然有  
乾德建隆間氣象識者躉之因錄其實以告後之人  
俾勿壞

岳武穆廟記

王自中

予浮九江逾大別循漢水上父老徃徃能道武穆

事至有垂涕者曰微岳公吾屬久爲禽矣當是時僞齊方張安陸以北盡爲齊守公引兵而來也實始破郢敵兵薄郢馮壘自豪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將卒七千九百積其屍與天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離散余過郢郢父老又指予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太守張侯孝曾侯於郢日夜條理葺敝營新不翅如治生業顧獨無岳祠何耶孝曾曰鳩木矣余至鄴未更月迺以書來告祠成且以記屬自中武穆事世所稱說者多不悉而中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日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十九

忠臨敵誓衆言及國家之事仰天橫泗士皆歛歔而聽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所至座常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違忤三曰整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艸葦無亂者四曰廉一錢不入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曰定卒遇敵不爲搖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七曰選能士卒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率推與人不自有是八者人鮮一有而公兼之舉入郢之師以臨襄

沔定南陽無敢膺其鋒者其後一年而平虢略下商  
遂再出取許昌以瞰陳留敵人畏避北遁中原百姓  
牛酒日至謂旦夕天下可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  
變聖上嗣服晉旌其功立廟賜謚錄用其後昆之贄  
者賜廟號曰精忠而江湖之民至私繪其像家奉祀  
之今張侯又能卒民之志使奠食於郢則忠勞之報  
豈不厚哉余故歷叙其所以爲將者八條俾來者有  
則是亦侯之心也公河朔人官至少保定國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武穆是爲記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二十

壽亭侯印記

司馬知白

關公忠勇殞身國事英濟廟食當陽之玉泉迄今千  
載之下凜凜若生四方依嚮奠祀不絕曰雨曰暘其  
應如響每歲寺中必大爲籠餅以祭極於齋潔方曝  
麥於庭鼠雀不敢近有犯輒自歿以此人咸敬而畏  
之紹興中洞庭漁獲公壽亭侯印競以爲金報於官  
納長沙庫中時有炆焰吏不敢安之移文荆門送還  
公入廟印徑二寸其制甚古印鈕有連環四面相貫  
上有一大環總之所以佩也淳熙四年冬元菴摹畫

印狀其本末將獻於東宮是夕印留方丈光發於函  
輝燭楹廡亦異矣哉噫公之歿世寢遠城郭丘隴日  
就荒蕪而佩章獨存略無訛缺自非神物護持安得  
如此其久且全耶寺有仁宗皇帝所錫龍眉龍角二  
物亦與此印同藏名山永爲鎮寶焉予與元菴爲方  
外遊悉所經見故得而詳之如公生平功烈具載蜀  
志歿靈顯烈則見於前人碑碣茲弗及也時大宋淳  
熙五年三月

加封英濟王碑記

蕭軫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二十一

爲臣而忠於君世固有之均於忠而處之難者爲可  
尚衽金革至死不厭非難也當其利義之未分是非  
之莫辯而見之在我者不定誠難也胥不盡忠於楚  
而盡忠於吳不足推也平不謀於項而謀於劉義不  
足取也三國鼎峙漢祚已移天下英雄豪傑雲會響  
應孰不願爲曹公執鞭弭以驅馳者壯繆嘗受曹之  
恩矣其於先主君臣之分未定也惓惓於主不渝其  
初非見之明守之確行之剛者詎能爾耶天數人事  
不符功業垂成山虧一簣遺英餘烈猶足爲千載之

福澤何其盛哉記謂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祀之邦人於王食焉必祀事焉必咨奚求弗獲奚禱弗應曰雨而雨曰暘而暘王之力也疫厲不作饑饉不臻王之恩也盜賊屏息田里舉安王之陰隱也淳熙十四年襄陽王公銖世其家擁郡麾謂王之有功於民也遂列其狀於部使者上之朝廷以求加封褒崇節槩不吝爵好贈曰英濟寵渥極矣誥命以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下奉安之日遐邇歡騰老稚夾道縱觀舉手加額咸曰非王之受其賜民之受其賜也其得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二十二

民之深也如此哉王廟食當陽縣覆船山之玉泉寺住山北丘慶思來請記於軫且以彰王之德侈朝廷之命於王之墓古人觀書之際辯姦諛於既歿表忠義於已往不於此記而又奚記茲軫之心亦太守王公之心也故書淳熙十六年正月上元吉

隍城義塚記

趙 淳

余少從軍往來襄漢每見隍城寺西山石特異徘徊登覽疑有佳處紹熙壬子治兵越郢縱步山間多崑盤旋寬若空居內有小穴塞以塊石去石俯入乃一

大洞虛明秀潤可容數百人今使君王公之邁榜以壺天遊者誇勝寺僧紹洪復於其側搜剔叢蘖得小洞三中多遺骸因而有感遂開鋤大洞中枯骨尤不可勝計詢之父老以爲建炎初羣盜蜂起以人爲食驅掠吾民貯之洞中饑餓枕籍而斃嘉泰辛酉冬余被旨視邊道經隍城洪具以告因命洪聚殖高原名以義塚捐俸命僧誦經施戒庶幾各俾獲遂生化嗚呼吾國家愛惜民命如護元氣不忍一毫重傷之豈意遭時變異而無辜之民魚肉於群盜之手可不痛哉想夫風雨晦暝霜露慘淒驚魂悸魄出沒崑穴無所歸宿繼今以往所謂依草木以爲形象狐狸以爲恠者當不復有矣然義塚之立蓋傷其無辜之意非曰作緣事以徼福云是歲十二月記

移立唐贄詩碣記

衛應辰

僕嘗聞昔唐太師顏魯公製祖亭文勒碑於江州祖將軍廟其後典州吏遷此於九江驛礪之以刊其修驛之功歐陽詹作文以吊之蓋痛前贄芳跡不幸□泯而悼小人無知殊不辯乎蘭鮑之美惡也荆門□

玉泉爲天下名山四絕之冠有唐贇曲江張丞相及孟襄陽諸公留題詩韻備道其美宋慶曆間郡守謝公好古博雅君子也始命匠鐫碑文請於太理評事張君爲文序之以立石於荆門蒙惠二泉之側用增江山之勝俾往來贇士大夫遊者獲爲美觀兵火以來屹然獨在若有神明護之莫之廢也元運更新車書混一郡治復古碑乃粲然豈謂有負力者遷之他所欲泯其舊而圖其新幾與礪顏魯公祖亭碑者同罹其害當代住持鐘山公聞之見義必爲不遑他恤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二十四

亟到州隨命役徒挽歸龜趺如昔而立石焉此較於顏魯公祖亭碑何當時不幸而張曲江孟襄陽諸贇碑文雖經異世歷劫獲遇斯人抑何其大幸也歟吾聞君子樂道人之善吾黨不可無一語以述其事因不自揆爲其槩並借張丞相留題五言古風詩韻輒成一章以頌其美知我罪我幸毋以其僭爲誚云

修儒學記

李惟中

學校之設本以闡教化叙彝倫丕變風俗作新人材潤色皇猷宣明憲典盖自堯舜三代之治莫此爲先



聖朝混一區宇投戈講道崇尚儒術爲國家億萬世之計迨夫大德丁未加封太成至聖文宣王普天下得以廟祀恩至渥也矧聿興文治爰開科場深知儒道乃致治之原學校爲育才之地廟學廢弛者命以修舉嗟夫三代以來重道崇儒未有若此時之盛也試以茲土言之荊州爲古名郡其邑有七獨潛江縣治甲於湖澤堤防衝決民罹水厄屢矣至元癸巳之春學隨邑遷治於茲土者迄今三十餘年窘以寒□殿廡傾頽學廩所入日不暇給鼎新莫能蓋是學之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二十五

興前校官磬濱楊公實艸創之至今日阮公伯顏被命來宰是邑殿謁之日慨然嘆曰學校雖設而宮墻廟貌之弗稱匪闕典與於是謀諸同僚復請於分按僉憲納刺及李廷珪乃率縉紳之士相助金穀再新□宮己未秋昇土埴基鳩工輸木不旬月而禮殿落□越明年春又命工改爲夫子先聖神像四配十哲□以兩廡繪素宮墻煥然一新而又選以弟子員入學肄業復增贍學田糧令師生可以繼守旣而畢工□以僚屬用牲而祀於是邑之士民嘆而請於中曰

郡邑廟學易地皆然其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員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厥今阮侯建學之功在所莫能及也將來珮玉鏘鏘青衿濟濟實皆出於阮侯之嘉惠請書其事於石以勸夫後之治教我者予雖不敏用敢紀其時而書焉延祐庚申孟春月記

京山廟學記

陶鑄

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爲悠久自契鉉王敬敷五教於堯舜之世太乙成湯日新聖德微子象賢統承先王其所繇來固已遠矣吾夫子復以至聖之德垂範百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二十六

王其廟貌之嚴享祀之盛宜其永世無窮也在當時見而知之者若顏曾閔冉以下七十二子羽翼聖道者至矣嗣而緝熙者則有子思孟子與大儒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等或以傳道或以闡經以至於宋之九賢我朝之許先生總而爲從祀者百有五上自國學以及郡邑凡有廟貌者皆列祀之京山在漢爲新市李唐始爲縣以隸郢縣故有廟學而兩廡從祀闕至元丁丑始於荆門州學得畫像縣尹賈侯泰亨至以爲畫不莊不穰瞻仰乃命工改塑像而廊廡狹隘

弗克盡容至正五年春縣尹沈丘泰侯伯顏不蒼下車之初嘗與教諭周德孫義出學廩及率邑之義士廣兩廡四楹增塑左丘明以下三十二位而主簿廣平郝君執禮縣尉張敦復典史王宏克贊襄之經始於至正六年三月落城於明年四月而後從祀之數與他郡邑等按禮有春秋釋奠於先師開元更定始以吾夫子爲先聖以顏子配從祀之位代有所增則百世之下得從祀者安知其止於今日而已哉先聖之位吾知其終古而不易矣說者謂堯舜孔子俱大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二十七

聖人而夫子獨得廟祀曾不知方堯舜盛時賢臣滿朝而契獨敷教吾夫子實鉉王之裔則天之生聖人固不偶然矣庸人俗吏視學校教化爲緩政而不知天叙天秩不可一日之不敦世道衰微則三綱淪而九法斲政之大者莫重於此今縣尹泰侯獨能以教化爲先務教諭周德孫義能以學校爲己任可謂知所本矣王簿郝君自上都學官三轉而佐是邑故力贊其事以成厥美又孰非詩書之澤濡染之化哉茲用刻諸堅珉以俟來哲至正丁亥孟夏記

興復邑治記

洪武四年

劉習之

京源溫之故封域也在漢爲新市在唐始置縣隸郢  
今跡縣百里有府墻湖蓋城陷爲湖湖中城郭廛市  
跡俱存或謂郎古溫之治或謂縣始與郡皆號富水  
故今富水尚爲村名壬辰之變所在蠡起所以爲斯  
民毒者非一其殺戮鬪暴以其群不逞之徒不食五  
穀牲畜乃惟欲得生人而食之以是京山之民供爨  
烹殆無遺顛今年夏予以公委行縣藁茅茂莽深沒  
人馬自朝逮夕恒數十百里無居民麕麕麕奔突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二十八

先後縣郭隸皂十餘家結茅編荻與邑署相依倚余  
旣以公事留信宿次遠鄉遺黎稍來集於是告以聖  
天子涵煦子育之恩恐流逋未還草萊未闢人無以  
爲生務欲使居官之人躬親諭勸爾民宜蹈行忠信  
仁義力耕以給賦稅民旣忻聽則皆涕泣言曰喪亂  
二十年天下孰不引領以需聖明今自荆縣來百廢  
次第興舉使繼是爲理者誠心是心民瘼其庶幾乎  
則願刻諸堅珉以昭示來世乃爲叙而刻之縣始權  
治新城居三年始復今所隸政有廳分案有曹館廩

有庖令丞簿而下俱有住宅而各以其序或從其制城隍廟於鳳凰臺之上三皇廟於邑署之側學宮度地得某氏舊址他如惠民有局社稷山川風雲雷雨有壇下逮邑厲亦有祭所經始於洪武三年之秋訖工於次年之夏若夫經營規度披榛莽而正龜卜者則皆邑宰劉桓宰三衢人獨署邑事七年今二令王思明主簿姜濟等始來贊之

安陸州儒學記

唐志淳

國朝之制府學置教授一人治四齋齋置訓導一人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二十九

生十人歲貢一人廩千石州學正一人齋損府之一比三歲貢二人廩八百石縣教諭一人齋損府二比二歲貢一人廩六百石安陸在國初嘗爲府矣今州州準令得設弟子員三十自元末喪亂郡郭無居民民無師儒生之員粗備而爲師者恒缺學舍亦假他室宇而爲之學舊在城東南隅古蘭臺之左相傳楚大夫宋玉所居有池在焉鞠爲衛卒之營久矣洪武四年始郎城□□之鎮邊樓爲學以應詔十五年湖廣提刑僉事沈某廉問是州詢其故實乃命州掄其

材衛輸其地建殿廡堂宇齋舍門庑悉如其制主是役者學正劉紹祖也明年營卒不戒於火燬學宮惟戟門西廡在後數年而苟完今曹國公李文忠奉詔而來越三日謁殿庭畢覩宮墻之四周皆臨官衢而講堂之北尚爲衛卒所據卽命僉衛者撤其廬而充拓焉於是學宮潭潭囂塵不侵喧譁嘻笑之聲不聞學之師生州之耆舊咸喜而誦曰昔也湫隘今焉有餘昔無北墉今通四衢昔也連薨乃遭吳回今焉一區其永無災不寧惟是宋大夫之居亦不失其舊物

矣嗚呼余觀古名士之園池邸第到今存者無幾矣苟有之易而爲浮屠道士之宮者何限孰有如今之爲庠序而絃歌俎豆者乎是殆有非偶然矣方今天子以崇儒右文爲治內之爲六曹外之爲守令庶職者徃徃由諸生出而文忠又體朝廷之意作新而勉勵之居是學者其可不思所自勉而自重乎學未有記劉紹祖已滿去訓導熊斌黃汝舟俾志淳記之惟古賢之記學所以推明立學之初意者備矣茲不敢爲諸生瀆告也特記其創建增拓之始末書於石俾

後之守是邦司是學者知所自

新建承天府題名記

茹鳴金

當嘉靖龍飛之十年禮臣上言安陸爲獻臯寢園重地宜改州爲府如鳳陽故事以重根本上從之欽定府曰承天縣曰鍾祥而改建其規制創所未有凡巒序之崙設師儒之增置擬於二京而府之命名亦與順天應天等乃官僚則猶曰刺史也倅也判也曾不殊於列隄聖意深穆未易窺測而張官置吏自予今日始則未可無一言以識不忘予惟古之人建非常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三十一

之業成莫大之功者其守甚定其慮甚遠而其身亦遂至叢謗乃事久論定天下躡之蓋議多同異功非歲月跡難於表暴而心實無瑕故天下終諒之也予以司徒郎出守承天豈不曰重明首隄穰榮擢奇遇哉會太倉事劇難於受代越半年而始蒞隄治時隄縣之設亦已半年矣而尚無成議予乃經營區畫拮据匪懈具工鳩材庶幾旦暮卽事矣而當事者轉徙不一僉議未定幾爲道旁之舍至十二年而營建之命始下於是新創之治木踰年而底績予政謂非當

之原黎民懼焉而卒不免於口噴有煩言今當道覈其事燭其是非然後予之心跡得以自白古語曰心苟無瑕何惜乎無家而今有家矣予又何惜焉獨惜夫創始者之勞而艱享成功者之逸而易也予恐後之視爲易而忘其難故叙同官者之姓名並及創造之難詳書於石以詔來者

重修儒學記

嘉靖三十年

嚴嵩

學校王政之本也自古建國君民莫不以是爲先明興自國都以及天下皆有學學制之盛視古有加焉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三十二

然國都者以首善達之天下乃教所從始其制視黽縣四方宜益有加焉高皇帝肇建南都則有應天府學文皇帝定鼎北都則有順天府學今皇上發跡興都則有承天府學三學竝峙巍乎盛哉誠一代之隆制已承天故爲安陸州治自獻皇帝受封安陸至國首以興學爲念亟修禮殿易櫺星門瓦以琉璃旣殿廡圯後出帑金葺之加意甚厚皇上入纂大統以龍興之地升州爲府改學爲承天府學舊在府治東二里宋紹興間以水患改卜舊長壽縣之東南卽今學



基是也顧自先皇帝修後三紀於茲曰就敝矣巡撫都御史屠公大山巡按御史胡君宗憲則相與議曰聖人興而山川若增闢艸木若增煥州旣升府賁以隆名而學宮尚仍舊制豈所以仰稱德意者擴而新之非有司之責歟乃具疏以聞下禮官如議於是鳩工庀材諏日從事廟殿門廡悉加崇飾殿後建御製碑於殿之左後爲啟聖祠前爲敬一亭爲名宦鄉賢二祠旁夾室爲藏 祭器二庫又買民間地拓其址爲明倫堂東西齋學舍以及齋祭庖湑之所無不畢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三十三

備工始於嘉靖辛亥之冬迄於壬子季夏屠公等使來請記嵩徃歲督禮顯靈扈從聖駕兩至斯地周覽徘徊諗知其勝槩今茲之舉其可無言乎昔者文王肇興王業江漢之間莫不從化詩人咏歌當時作人之盛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雖兔罝武夫足以爲公侯之匹蓋文王作之於先而武王繼之化以大行今承天江漢之國也先王帝胙壤建藩德澤之所涵濡皇□□命御極聲教之所流鬯遠軼乎周之文武士生其□試千載之希邁矣其亦有如周之士者出乎夫

學校以造士四方所同也而茲學媲美兩都爲四方之望則夫爲師者所以教爲士者所以學當何如哉仰惟皇上御製先皇帝賜修廟學之文而訓士以忠孝勒之穹碑爲萬冊法諸士亦惟聖謨彝訓是繹是思居則明習綱常之所以端其業仕則身任綱常之責以致其用俾聖代得人之盛匹休成周斯無負於有司興舉之意也已茲役也諸君子令嚴政剛費省工速故役成而民不病屠公今擢兵侍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分守叅議劉文光分巡僉事惲紹芳知府孫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三十四

牲皆任事同勞於法得以并書之

重修儒學建尊經閣魁星樓記 周嘉謨

郢先是爲安陸州學規制湫隘獻皇帝加意文教前後頻次捐金修葺嘉靖十三年始改升爲府學是後院道若府相繼事者間有增修大都因陋就簡稍稍稱飾湮循逮今茲焉若有待也自肅皇帝龍飛啟運山川王氣鼎足兩京人文譽髦彪炳宇內厥亦被服皇謨埏埴聖教士習尊信有由然已茲大藩叅高公建節荆郢首重文學廼於明倫堂豎立二大石一書

天地綱常一書古今名教則公身任斯文之重也攷  
覽形勝則喟然嘆曰嗟夫是文獻之邦家嫻於誦者  
矣若乃蔭豐芑之靈淑闡皇極之懿訓以六經孔孟  
之正脉揆陽春白雪之奇藻郢豈有儷哉顧何以獨  
無尊經閣於是與髡伯李公郡丞孫公別駕梅公司  
理陳公計定具請兩臺立先如議維時士紳欣躍百  
工競勸而備監劉公亦捐百金爲贈樂觀其成乃庀  
材程役卜吉相宜併新文廟自殿堂門廡以及師儒  
官舍甃甃丹堊垣潦惟虔又以文廟翼方宜高文明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三十五

乃盛爰創魁星樓仰插雲霄俯窺江漢岿峩峻峭於  
龍脉頭角得尺木焉議者謂閣之建也典而崇公之  
爲心也誠而正樓之建也奇而勝公之爲心也精而  
詳百册當不第廢焉役旣竣公乃出所爲尊經閣說  
併魁星樓記進多士而詔之曰士不知尊經猶之乎  
射無的耳凡吾所爲尊經者尊心也非必法堂前艸  
深一丈云也魁星者元氣之精英也六經者文章之  
精英也植爲名教闡爲六經象爲魁星生爲碩儒大  
魁亦自六經中出也顧所爲尊之何如耳吾且以大

魁期諸士郢之諸士始洒然知何方云越翌日諸生乃洗爵布幣詣公頓首禰曰奕奕藩守迪我聖經弘我正學佐我魁文公迺然避席歸之贇守令而守令不有復歸之公諸士退而議曰是役也則無不敏於功矣抑離婁之明不能及曲巖賁育之勇不能逆勁風皮雲之燭登高之呼誰實司之哉仰遡百年無與任此者而竟待公時耶人耶故觀郢之學知郢之士觀郢之士知公之德郢者深矣大抵持身特異則其豎立不倫公生平以綱常名教爲己任其爲政也精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三十六

淳而惇大諸若釐奸弊清刑獄寬逋賦覈善惡興教化諭民俗禮寒峻端蒙教具載別錄不贅茲爲諸生記其不朽者云若乃志公之教以無負千載盛美則在諸生公諱第永平之灤州人

鍾祥縣開學記

萬曆壬午年

張彥

承天府學同志諸君使使被彥書言鍾祥故未有學所有廩增例兩京併入府庠其所謂附學弟子員者蓋寥寥然五十有餘襍矣昨戊寅歲隴守諸公及邑令議增置焉會督學金公按承校士邑大尹張侯矢

諸士曰惟我鍾祥夙稱首善府學雖仍州舊而縣學未增何以雄麗先朝褒崇帝里哉乃剝狀申請往覆不下百言督學公竟允其議遂附縣學士於府者十有五人明年夏及今春值太府劉公隆重斯文敦獎縫掖百凡學政煥然維新同府鞠公通府郭公周公推府李公及我侯上下和衷期成厥美乃上之督學曹公例舊額又增取數人積三試所取縣士約六十有奇章縫欣然益感發思奮矣何侯以課最擢守興國本學諸同志義其舉者謀之學博毛君張君冉君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三十七

冉君曰太公政績林林別當備錄今侯往矣盍稽往績永勒貞珉竊不勝私願冀聳抒德之譚彥不冝默蓋軌俗維風關繫匪細自古明君貞臣未有不以學校爲政首冊皇湯沐且二聖園廟存焉嘉靖以來若改郡若樹都若益官禮文秩以備具迺府庠爰加修輯煥以綸音誠千載奇遇獨鍾祥士未增置非缺典歟揆之機與時不能無待侯以節義之裔豈弟之德化行政美旣三年有成矣迺復與上同心陶鑄多士爲國家宣化江漢天子作人榆里其績顧不偉哉昔

文翁在蜀首任學宮寇恂爲治大修學政有漢及今  
光昭史籍以侯坐論其間奚啻北德也已雖然上以  
教化爲救士必薰德爲良古有滯比而羞羣居而恥  
者今幸際明時邁良牧彙進如此其多也則夫彼我  
相觀期自樹立者寧容碌碌已乎是必處則相期爲  
貞士出則相許爲純臣庶無愧於今之盛舉矣不然  
所進雖多夫豈崇尚之初意哉是在諸同志者所各  
宜自勵也侯名仕可四川涪州人以鄉進士來令吾  
邑多惠政民別建有遺愛祠云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三十八

改修學門記

萬曆十年

曾璠

承天黜太守劉公由比部卽出牧于茲時萬曆庚辰  
夏也旣下車興利祛弊矢心循良期年之間成政而  
化俗百度咸秩每朔望展謁 先師後躋彼明倫堂  
進諸弟子員說經義勸德行期之乎遠大之域孜孜  
焉忠告無倦也已復相度方隅顧瞻風氣謂學之櫺  
星門其首輕宜崇而軒學之前門其面蹙宜却而舒  
明倫之堂其陛亢宜坦而容蓋軒則氣不抑舒則氣  
不滯容則氣含而不露翼翼峩峩方隅攸稱人材之

出將彬彬濟濟視徃初其益衆盛乎哉蓋公以通敏之才博雅之學卽堪興之理皆所旁通故斯議倡允協乎輿情斯役興工成於不日而又費無民取力不民勞所以大造於諸弟子員者非淺渺也乃學之博士官率諸弟子員造余請紀以昭公績余不佞因作而嘆曰於休哉國家運啟文明開萬冊太平之治環宇內皆學矣求如承天郡學所遭際蓋千載一時焉粵稽弘治時睿宗實始分封崇儒重道將藩邸金修其學於此迨至冊宗應運之後陞其學視兩京繹思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三十九

獻皇帝捐金修學之舉親灑宸翰紀其烈於後且倦倦揭忠孝之旨勗多士而風四方豐碑穹然照耀巒序茲豈宇內他郡邑之學所常有哉安得不謂之遭際之奇千載一時也乃劉公仰體二帝德意旣與諸

□子員說經義勸德行未已也又爲之度方隅導□

□□學之規模視舊改觀焉此其心固欲人傑因□

□□生才足以楨國所以期之者誠遠且久矣安□

□□其績示後人也然予尚有說焉詩不云乎古□

□無斃譽髦斯士所以詠文王也獻皇帝齋名純一

捐金修學非卽無數□□□京辟雍無思不服所以詠武王也肅皇帝箴名敬一勒碑紀烈以忠孝勗多士非卽作求之武乎夫文武興則民好善子諸弟子員生乎百冊之下遭際二帝以文武之化作人于其上獨不能如文武之民之在當時感發興起於以備先後䟽附奔奏禦侮之用乎則烏足以語士也且昔文翁守蜀見其地僻陋乃興起學宮誘進弟子卒之爲弟子者爭相勸勵比盛齊魯今劉公之視文翁心一道同子諸弟子員生乎二帝之鄉夙稱首善非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四十

僻陋之區可比顧不能爭相勸勵上接齊魯甘于蜀士之弗若乎固余誠願子諸弟子員樂群於斯游衍于斯佩服忠孝之訓經義必精通德行必身有發贄跡科敷歷中外哀然爲名冊之區庶上而無負二帝千載一時之隆下而不負劉公相期望之意而劉公長育人材之美且將嘉樂于天下後世矣子諸弟子員可懋勉之哉劉公名禹謨登戊辰進士江西廬陵人

二忠祠碑記

劉 臬

郢鄉先哲待旦姚公善死建文之難節愍周公憲死



華林賊忠節並穰不朽正德丙子大中丞秦公并祀之鄉賢祠矣今萬曆癸酉中丞趙公贇奉詔表革除間死事諸臣待旦公其一也所蒞郢采節愍公事謂兩公者死雖異時忠則同符可合而祀也乃擇城中別館改爲祠而屬分守王公旋魁守趙公睿鍾祥尹張君建道董其事不三月而工成春穰報祀祠額曰二忠夫待旦公初姓李復姓姚居魚寨爲諸生時學識弘遠扁讀書所曰待旦軒洪武中由鄉舉丞祁門倅瀘州擢守蘇州閱明年爲建文己卯公治最諸魁安陸府志

西會饒州賊亂流劫徽淞而華林寨者尤剽悍上命  
總督陳公會勦之公憤勵練兵入賊巢親督戰屢破  
賊賊恐乃陽期乞降陰用間探公意必戰也潛伏衆  
險隘伺兵至伏起矢石交下士多死傷公策馬先登  
大呼兵進馬蹶公墜賊執之公怒罵不屈賊知不可  
奪遂遇害仲子幹素驍勇從公戰奔救公亦同死嗟  
乎臣死君子死父可以不朽矣舉以並祀亘哉

畱鳥圖記

蔡 鑰

蓀塘吳公惺浙之餘姚人也由進士敷歷中外凡六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四十二

載而來守郢越嘉靖癸卯三年矣公在黠時其規畫  
摺注與民休息從顧司空之後而宣力於大工者不  
可縷指乃其上疏纂輯黠志使數百年之典章永永  
不忘者則公之功也志雖上報聳而其書則犁然可  
攷矣至是被天子寵命擢河南按察司憲副逾月行  
凡公之同寅下吏黠大夫士咸餞焉鑰執鞭於公左  
右屬父老若干人遮道卧輒至壅格弗能前鑰諭慰  
之曰懷仁存惠吾民私悃顯忠遂良朝廷懿矩也不  
聞夫尺澤非神龍所潛枳棘非靈鳳所棲耶言訖父

老有持簞食進者曰公以平易仁恕之德惠養吾民  
民之飽公德久矣願公噉此藿食以迓天祿可乎已  
有持壺漿進者曰公以沾沃醇和之澤涵濡吾民民  
之醉公德久矣願公飲此旨酒以介眉壽可乎已有  
持韋策馬而進者曰公以禮義教化訓迪吾民俾蹈  
之爲道履之爲禮宜民之駿龐於公德久矣願公乘  
此馬以綏福履可乎鑰作而嘆曰美哉公之德可以  
觀感微哉父老之言可以觀應矣夫祿以養此德也  
壽以延此德也履以培此德也父老可不謂善於報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四十三

德者哉公曷圖之公憮然思黯然傷顰卮酒而飲焉  
已而父老輻輳竝進取公馬以去於是始得間行矣  
明日郢人有善丹青者繪爲圖屬鑰記之

郢守東泉鄔公遺思記

濮大綱

先是郢中以陵邸建立土木工鉅比歲大浸民多魚  
鼈以多事益困憊不振流亡相續士荒其學民失其  
業商旅畏盜罔敢出途百敎胥廢已不可爲嘉靖丙  
辰春公由冬官郎握符來守進父老問民所疾苦及  
利害當興革者乃布寬裕之令行勸臯之灋簡不急

之攷剔蠹蝕之弊嚴告訐之禁刪繁禡之文先之以  
儉鎮口以靜綏之以教誨尚德緩刑先義後利舉大  
略細不蘄近功不樂速成一以優游需之行之三載  
仆者植甦者充徙者還狡僞者獻誠鴛鷺者率教近  
說遠來家給人足惟公所使無不欣然從令以故百  
度悉舉庶事用康無積逋之賦無惰窳之工陵寢以  
煥士風丕變則公治郢之效也魯公入覲奏最民猶  
冀公可僭畱也有畱烏肖像之懷而不敢發乃公聲  
華藉甚上聞不俟還轅而觀察之命下矣予夙荷公  
和衷之教未嘗一日不相勸勉以守官箴於是因闔  
隄屬吏與士大夫耆民之思思公而記之石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四十四

重修城隍廟記

三萬曆十年

宋丕顯

皇帝繼天御寓惟十一禩廼郎舊封松林山敕名純  
德山從祀方澤次於五鎮越二十一禩命大修舊邸  
凡山川隄厲咸有顯秩惟神廟在閱武門之東當龍  
飛舊域列於兩都得並賜額而興都誌議禮不剝崇  
祀豈非今日之缺典哉蓋隄初爲州廟制湫隘蔓棟  
罕壯麗然且就敝矣癸未顯以今官佐隄是歲洪潦

爲殃室家漂蕩禾麻被埜者十不舉弋式明年亢旱  
彌月不雨歲無麥禾而民憊於疾疫者填委相望惟  
是呻吟愁苦之聲徹於中外太守房君獨軫民瘼謀  
欲起之會院司命爲民請禱於廟而茲廟淺隘庠閭  
靈爽昭貺之地謂非所禱求欲開拓改治之而難於  
舉鴻鉅丕顯曰鍾祥黼望邑署若事無或俾守土繫  
念慮也遂操獨筭捐俸醵命工葺之剏其門廡障塞  
補敝易陋以求合於度其前爲門式左右修旁舍者  
六覆甃塗繪規制宏敞一如府治不浹旬而廟貌煥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四十五

起棟宇傑出廻見城表丕顯曰宸居翌拱祇可爲民  
祈福矣迺爲文以祭之其辭曰純山峻美土號中央  
瞻巨鎮之穹窿繕綺構而高驤閃煙嵐之坳磊肅郢  
鄂之鏗鏘蟠踞雄於天造葱蒨揭於帝鄉誕眞詰於  
琳宮汲沆瀣之瓊漿疆畛井畫而閭閻若其鱗次桑  
麻櫛比而城郭袤其鉤連激商羽於陽春之籥占熹  
光於白雪之亭願言興葺爰妥睟靈聰明厥德普照  
爲春轉歉而穰化沴而純雨雨暘暘桑梓蓬瀛善善  
惡惡靈宇鑿衡化清百刼氣茂三明薰蒸飀氣廣濟

羣生熙矣神嘏佑我萬民

千工壩石橋記

萬曆十五年

曾省吾

自世祖龍飛郢上二聖寢廟於是乎在冠蓋之所駿  
奔車馬之所輻輳吏民之所徵會商賈之所流通雄  
視他隄而地稱澤國沮洳爲患津梁所係厥爲重焉  
其在東南隅十里許有渡曰千工壩東接溪澗諸水  
西匯江漢口流郢梁二井剡於左界祀事所必經而  
潛沔景隨鄖襄諸隄邑四通八達之孔道也舊無橋  
每秋夏雨漲溢注澆衍遂爲巨津行者有望洋之嘆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四十六

迂道則淹日月徒涉每就沉淪蓋無歲不然百川孫  
公奉璽書爲守臣三載以來合宮府爲一體諸所搯  
置咸發於仁心流爲愷澤一日偶於斯壩嘆曰咎人  
創壩將以瀦水使有所洩豈虞放溢至此是不橋將  
病涉者日衆橋卽木與無橋同必計長久非石不可  
是其在我乎於是皆捐廩祿若干諸同事者感激合  
助有差仍鳩工畫界伐石揆日先甃兩岍屹如也中  
分五空洞如也已而縱橫置石其上翼如也公復屢  
省厚勸以迄於成經始於季春之初報竣於季冬之

望橋長若干丈濶減其長者若干丈尺高如其濶而加若干尺寸以人計者若干工以財計者若干金跨壑憑廣宛若卧波之虹五方之衆肩摩踵接而遊其上者莫不手額嘆曰斯其爲孫公之橋乎魯行何艱今行何易從此履砥石而不迂卽平康而無溺皆公明賜矣公聳而不宰其功曰是不過上宣聖主優湯沐之餘意守臣何有哉會督工官右少監薛君奉右監丞張君林鎮撫劉君棟謂不佞耕於橋畔者諳橋端末以記請不佞嘗承乏司空頗習都水之政高皇帝令曰凡河津合梁者所在官司造焉朝廷於畿內津梁益數數厘敕修非細故也郢一大都會公所永固官不費而民若罔知遽成一路偉觀有若此自茲以往修廢舉墜使諸路咸便以共成一壘之盛則公先之矣不佞之記之也詎獨以茲橋爾哉

孫公修堤記

萬曆辛丑年

黎 巽

郢出石城三十里爲翟家口又四十里爲馬家柴又四十里爲操家口三口皆漢江東堤上接黃家灣中聯留連口爲一帶保障內而皇莊外而鍾京潛景四

縣武荆兩衛田土賴焉蓋其源出蟠冢爲古七澤之雲夢禹貢曰雲土夢作乂則當時七澤已堙其二况雲夢澤之小者方九百里迄今二千餘百年無復故道一遇洚水浩淼衝突隄岸善崩歲癸巳暑雨浸淫黃家灣三口告決備府分築黃家灣今所稱杜公堤者三口屬之有司軍衛三年而功罔成其在翟操倒口成潭馬潭尤深濶風起水湧行舟多危難施工力議修議廢者紛紛靡定歲丙申滇南慕忠孫公自粵西擢佐承天太守臨胸常公以公有水利堤工之責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四十八

先期區別四邑兩衛受利多寡牒帶廳司理南充錦吾杜公派夫有差維是潛江以該邑堤垸多而民無餘力議動帑金爲夫值常公悉其事請於守道定海薛公以鍾邑幕吳君承周司翟家口益以承天衛屯夫京山幕喻君時雍景陵幕徐君仁荆衛戶侯張君四維分工築操家口而馬家嘴則功大難圖責致仕雲南蒙自縣丞王杜河南長葛縣典史王相陝西淳化縣典史劉鏌儒官何崇科耆民孫緒何宗堂李時美周汴等分領潛江夫值募近堤人夫協贊鍾祥二



尹劉君汝安京山二尹王君寵董其役總理三堤付之孫公公下車甫三日卽乘舟往來三家決口相地制宜條示方略命典史吳君引翟家斷堤潭水達於江弓分操家丈尺刻期清分委官成効而馬潭則命填土由淺及深俾土源源而來深者漸淺淺者漸平由是畫區施畚鍤簪之巨壑日充月盈駸乎皆平土矣公慮沙土弗堅務在博厚議堤脚闊一十二丈結頂三丈高三丈論個工以剋勤隋不必點示而夫自齊用鐵鑽以探虛實不分枋磳而築自密且許隨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四十九

便雇倩免遠者裹糧禁私書請記俾窮民無怨黜庠生曹試者一日補工八百翟堤深有賴焉察武昌衛堤工多軍少竭力難堪捐金十二助之王相等亦各願輸粟招募以終其事各官承委受戒命惟謹卽一薪一蔬不擾於民有不待刑驅力迫而軍民咸子來趨事者越三月厥工告成蜿蜿蜒蜒縈遶若王繩然與黃家灣堤並峙矣乃其善後沿堤栽艸以俟根纏而土實旁堤樹柳欲使茂密而禦濤太守常公僉議鳩鑄鐵犀每堤各二以鎮蛟龍水怪丁酉夏淫雨□

來報武昌故堤衝決時常公入覲公署府事復請於分守道薛公再議修築憫有司軍衛民力既竭詳動府倉銀爲工費堤與皇莊茶園休戚相關啟楚殿下加幫茶園行經歷司呈請備府杜公分築杜公慨然許之命僉書劉公司其事孫公於是檄鍾京景三縣承荆兩衛募夫擔土詳委顯陵沔陽經歷徐君應道方君百里承天衛千戶唐君曾張君友顏荊州衛百戶蔣君尚忠分督至是自石城迄多寶灣堤舊新相接百餘里青艸芳菲綠柳孌娜屹然稱永利矣公方

議修永鎮觀堤兼歲歲相培各堤以圖永久戊戌十月公有督遡大木之委去之明年典史王相以馬堤工巨成艱應圖祠祀謀諸劉鏌孫緒何宗堂李時美何崇科孫紋周汴量力捐貲構祠三楹門二棖東西翼以小屋刻繪許真君像住僧舟寶春香火歲時伏臘隨父老剝拜祈祥弭災創始於庚子三月暨六月工將落成時公遡竣旋府過堤嘉之無何公復代覲報遷去之日王相等德公出陽春門遮道扳轅不可得留靴紀愛復舉觴爲壽泣餞於祠備豬酒勞公僕

從公連飲三觴固辭豬酒命爲工匠費仍手書扁聯  
捐俸金付相等補所未備祠旣成相等以巽校讐  
志核實知真巧記其石巽不能辭援筆以記修築之  
顛末若公歷履具載道素錄佐郢善政隄縉紳大夫  
士庶有碑有歌以永去思巽無容贅從事茲祠者碑  
左劉焉公諱繼先江寧人

重建岳武穆祠記

李維楨

承天府故爲安陸州獻皇帝封國也獻皇帝貞龍憇  
而□虎□封內山川之勝若古昔忠義賢豪遺蹟靡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五十一

不表章而詠歌之具載恩紀集中郢城十有八景而  
岳武穆祠卮一焉肅皇帝入踐大統升州爲府改邑  
改井而岳祠廢莫知所在矣陝西咸陽杜公歷任司  
禮得獻皇帝集每誦表揚武穆一詩忠義相感輒咨  
嗟酸鼻歲甲午適承天守鎮員缺上簡命任之甫至  
地方諸務未遑修舉卽求遺祠故址而憺其泯泯也  
卜地府市之西爲祠而勒獻皇帝詩昭示永永於是  
藩伯四明薛公隄守臨朐常公後先撫按楚者廣德  
李公崑山支公任縣趙公臨清曹公及臬廉襄城馮

公皆捐貲來助旣伐土爲基下有積沙石如許以供  
墉垣之用衆誇異爲神相不數月而祠遂成屬不佞  
楨記之蓋岳武穆廟額血食所在而有而楚爲最勝  
考武穆自紹興四年除荊南鄂州制置使至六年改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往武昌  
調軍前後十任楚自封子以至侯若公皆食邑楚自  
討李成忝蘄州至死僞將京超復郢州平襄漢降王  
佐楊欽余端劉先而斬楊么大戰功數十皆在楚按  
祭灋所謂以歿勤事以勞定國能捍大患者武穆胥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五十二

有焉吾黻之祠武穆禮也雖然禮時爲大今非宋時  
矣有其廢之莫之或舉祠何以復興天地定位以來  
刪有君臣臣事君以忠無有二心古今寧有二道哉  
獻皇帝詠歌表章之蓋嘉武穆之忠耳故其詩若曰  
精誠尅百代大哉王言所以論忠潔淨精微矣世不  
乏忠臣而本原其衷或迫於見功或亟於殉名適骨  
勁挺盛氣勃發或抑而爲忿戾少有拂鬱中不自忍  
或流而爲懟怨其精誠不足故也世人誇詡武穆戰  
功而悲其以冤死以此爲忠忠固小道耳武穆之功

以戰智而忠不以戰功盡身以冤死受憐而忠不以  
死益夫敢戰之將率虬鹵獲斬馘爲上第武穆之破  
李成張用也秋毫無所犯其破馬進也使人呼不從  
賊者坐坐而降者八萬餘人其破虔吉諸賊也高宗  
以隆佑震驚故令屠虔城獨數四力請誅眚惡而赦  
脅從張用王佐皆以降人推心置腹得其牙距之用  
故諸沒於寇若盜者其民望岳家□若大旱之望雨  
而困於寇若盜者感泣思宋家仁厚之惠先聲所至  
不戰而屈是之謂忠廉藺寇賈之贖不能無修隙而

武穆於王彥劓避之於韓世忠張俊則下之不以小  
嫌妨大義不以私忿先公事同心僂力以庀王職是  
之謂忠功高不賞震主身危則有美田宅以自污飲  
醇酒近婦人以自廣耳高宗初爲武穆營第則曰敵  
未滅何以家爲授開府儀同三司則曰今日之事宜  
訓兵士戒不虞不冝論功行賞虬笑敵人少豪飲無  
量高宗戒之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御楮勺子  
雲數有奇功而隱不以聳家無姬侍吳玠遺美姝結  
驪則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嘗言文臣不愛□

武臣不愛死卽天下太平其下化之提數十萬師若枕席上過雞犬不擾民開門延納卒無敢入者所漸染素矣是之謂忠闔外之事將軍主之大夫出疆苟可以安社稷耑之可也而矯命橫行者託焉朱儼鎮之役十二金牌趨召班師矣以彼跳盪推拉之雄假命慷慨奮激不受詔當奈何武穆不敢抗第東向再拜泣下霑襟十季之功廢此一旦耳而畱五日以待諸民內徙者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已疏乞解兵柄而敵分道渡淮召之應援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師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五十四

至廬州敵兵遁乃還次舒待命高宗謂其小心謹慎不專進退會濠州破復敕救之輒赴敵兵輒又遁和議誤國固所日夜痛心疾首者然讀其謝講和赦表與他封事意壯而語巽未嘗與廟議爭訟秦檜万俟卨何鑄羅汝楫輩之交搆文致也從容就獄惟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而已竟無一言自鳴以章主聽之不聰是之謂忠其鏤背文畫忠報國而獻皇帝目之精誠功名之念融而不有忿戾懟怨不少芥蒂於懷必如是而後忠可盡必如是而後可言精誠誠之爲

道也貫金石移三光終始萬物迄於今而廟貌血食所在不衰良有以也楨榦不識獻皇帝微言而爲繹其大義如此俾後之評忠臣者要以精誠爲極焉

沔陽州修儒學記

張順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廟豈可已乎廟在州東北洪武壬子夏四月改創大成殿及戟門廊廡禩祀愈遠廟將頽圯天順改元湖臬僉憲西蜀王宣胡灝按臨勸掌漁澤官出白金百餘兩命知州鍾順重起鍾去未落成順初來適同知潞州王達督工作興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五十五

知州姚江鄭立繼來與達偕會完飾楹畫稅堵門窻以禦風雨覆華蓋以障塵埃堅椽桷斗拱皆刻丹堊絢煥自孔子四配十子皆朱龕圍之兩廡戟門如其飾臺基廉級卑者崇之塌者葺之立與達知所本而重孔子者也故勒之石且爲後之知所本者勸焉

復中書院記

陳栢

寰中書院如白鹿嵩陽石鼓嶽麓其地本名勝而韓李朱陸號大儒往往絃誦其中其名與膠庠並著近右陽明青原復古文與諸區爭盛惟其人以斯道自

任海內景附之遂令此學明於旣晦是以人而傳不獨以地勝也余少知學竊聞其緒論長加砥礪服官帷幄遂奪於風塵簿書間庚申罷歸卜居於城在學宮之前門有隙地構屋數楹爲講習所左藏經籍右藏子史日遊焉以課子里中少俊暨四方咸有造者前後皆蔬圃又種竹數竿爲屏煥狀一新沔古復州地茲當其中題曰復中書院客有謂先生之名近而旨遠也且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喜怒哀樂卽天命之性也率之中節斯稱中和而道存矣後世視堯舜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五十六

之揖遜湯武之征伐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管蔡孔子之於少正卯皆驚世駭俗之事而索隱行怪者往往慕其似卒流於噲之讓莽操之篡也已至如子莫者又執一於爲我兼愛之中而無權也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義也載在六籍猶茲室也在復州爲中而茲室之中則中央是焉荷毫釐或差斯失之千里矣夫有失而後有復古稱好學者莫如顏子而不遷不貳亦惟復之不遠爾否則頻復幾於厲矣斯亦命名之義乎或曰信斯言也將使經史廢讀乎昔



齊桓公讀書堂上而轎扁方鑿乃釋鑿而言曰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六籍固糟粕也舍是而正味將安附乎亦在乎人之善及爾沔固僻左非名勝之區而不敏老矣何敢望前賢偶次其論說而記於壁

重建義勇武安王廟記

徐階

義勇武安王有廟在當陽縣之西五里蓋王於是葬焉古所謂漳鄉者也廟始建於成化丁亥凡曰殿者三曰門者二曰堂曰祭臺者各一請於朝詔得以春秋薦俎豆事載於碑其後屋漸圯而有司莫能葺嘉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五十七

靖丙辰春司禮太監黃公太保都督陸公出其祿賜之餘得白金二千五百兩屬守備太監張公撤而新之又建坊於其前作鐘鼓樓作諸廟祀之具咸備繚以周垣而守之以僧若干人其冬十月告成事答韓昌黎推尊孔子以爲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爲狀按史王葬於建安二十四季至於今千四百歲矣其褒贈之典代以益崇而廟祀亦徧天下與孔子等何其盛也自古有功於人者死則必食其報狀其功德有及有不及其廟祀亦必因之獨忠義之事接

於耳目而有激於心則不必功德之及我而慨想感泣自有曠百世而不能已者所謂民之秉彝也當漢末季謀臣策士咸知天下之勢必歸曹操而王獨以正統所在委身昭烈及爲操所執操禮之甚厚而王迄無二心去強歸弱繼之以死非忠義之尤者乎孔子述六經垂訓萬世感人以功德王感人以忠義其廟祀徧天下固宜也世或疑孔明翼德與同事昭烈則其忠義亦同而廟祀之盛皆不及王以爲事同而報異者夫翼德非王比也孔明之事著在蜀耳王始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五十八

見執於操其刺顏良舍而歸蜀魏之人舉能言之至降于禁斬龐德操欲徙都以避而吳之君臣日夜謀王以忠之得獲爲快王歿操日以強吳亦遂臣於魏識者於是咎陸遜而思魯肅之慮遠則吳之人又無不知主者父老子弟轉思告語傳之四海流及後世各有激秉彝之良此王所以著於孔明者歟故曰王廟祀徧天下宜也廟繫牲有石二公請予書其重建之歲月予因論王所以致此者系之詩俾歌以祀王黃公名錦在司禮務德而奉公陸公名炳有文武才

其志在安社稷觀於茲舉可以得其人之槩矣詩曰  
王之廟兮何所枕崇岡兮俯遙浦左旗張兮右懸鼓  
王之廟兮儼狀主中處兮神在天從昭烈兮日周旋  
邦之人兮聚止歲春秋兮奉王祀牲牲肥兮酒醴旨  
王自天兮來下青龍刀兮赤兔馬長髯飄兮顏渥赭  
王至今兮入廟饒鼓喧兮管噉噪飲且食兮不嘖以笑  
於嗟兮剛神下爲河岳兮上爲星辰伊降福兮獨此  
邦之人扶天常兮植人紀億千萬年兮相我天子秋  
廟祀兮自今維始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五十九

京山縣儒學科第題名記

王 格

國家稽古建制甄才圖理養之以庠序端其趨也取  
之以科目弘其用也金而鍛礪焉篠而簇羽焉法莫  
良於是矣自有設以來凡朝之名公卿國之偉勛業  
率此焉出以翊贊丕猷康庇寰寓得人之盛寧復晉  
良者焉楚在方內爲雄域人之稱曰楚材楚材云者  
猶之冀驥越箭產育之性狀也京山楚名邑也山川  
之秀甲郢復其英靈所誕固宜夔出流輩矣加之密  
邇龍邸漸濡王化人文之變不有遊聖升堂者乎是

以異才名德巍科膺仕雖未能比於通都大邑狀亦  
代不乏人冠簪接踵而起功名所就往往卓狀有稱  
於世今考自唐奉先而下姓氏官蹤可得而詳者幾  
百人聖朝養士之功吾黨奮庸之効俱可謂偉矣舊  
於學宮之剛倫堂以木爲扁負墉而書備觀覽而已  
嘉靖甲辰河東普公以魁別駕來署斯邑乃議伐石  
鑄而易之會代去弗果越五載縣令賚溪李公始克  
儻其功豐碑有崇二公爲吾黨悠長之計可謂勤矣  
狀予竊有憂焉賢者人之望名者議之叢今木易而  
石則凡與斯石者名且不磨矣而所以懋其修植以  
求無玷於斯石者其事不愈嚴乎往者不可追來者  
猶可及某也賢某也不肖自今以始可指者蓋猶未  
艾也尚慎之哉

義置學田記

王 格

學校之設昉自夙古其來久矣京山有學莫知所從  
起以今準管諒其來亦久矣考諸載志則國朝之制  
最爲嚴大崇儒育材垂二百載於茲狀令甲而外闢  
土田以佐斯文蓋絕未前聞有之自今大學生楊君

始君名大鴻字時漸別稱龍厓縣羊亭里人朗茂修  
慎古道自勵義利之分平居辯析斬如也家有先疇  
頗名殷裕狀好禮讓交遊贄士一口心謀曰見可而  
退者懦也務積而慳者鄙也吾幸生聖帝之世遊聖  
人之門而亾秋毫裨補王化覲視覆載矣於是捐金  
爲兩四百有奇買田爲畝三百有奇距縣南六十里  
而遙陂塘壠瀆廬舍林圃咸以備具可耕可牧可漁  
可蔬號爲良沃以縣俗計之歲可得租稻爲石如其  
畝旣畢沐浴具衣冠抵縣稱曰用爲養士助縣大夫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六十一

駭曰有是下庠庠博士暨諸生又駭曰有是廼相帥  
詣君謝且受因核其畝至定其稅徭及所以均其利  
於諸生之節甚詳而君之名遂隱狀動於江漢間官  
師衿佩縉紳長老爲文若歌詩道其事者爛焉盈帙  
猶懼止於鄉邑無以彰大義聲非久遠計爰具事本  
末上之監司並聽各嘆息奇君所爲最後督學使君  
劉公起宗九抵掌咨異區處科條一依縣若學所列  
而事遂畫一先是諭君范公元愷議碑諸學宮久未  
克就今諭君朱公思訓君董公化思復修之會劉公

亦同斯議則以屬格念自洪濛肇判大者天地次者  
人物所恃以經緯綏理之者斯道而已斯道之大則  
寄諸人羲農而下暨聖迭興其總統大成教施無窮  
者孔氏而已孔氏既沒後代君師咸共宗邱而所以  
講明緝熙俾新億載者不賴吾赴之藏且修與狀嘗  
慨世習漸墜經籍道弛至有蕪講宮而棲牧豎誦捲  
堂而憶束帛者則仁義禮樂之蠹寧獨楊墨老釋之  
流爲之邪其在於君非有治教職守之繫及肺腑不  
獲己之情固可筌蹄芹藻漢無省視矣而獨直奮已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六十二

臆橫截靡俗數千緡之重掬如一芥數百襪之闕興  
諸一日授以義非有所徼受以義非有所強自吾所  
見以儒素而懷勸學興禮之計德施之美氣決之烈  
今世如君者罕見其倫也夫聲者事之表衆者寡之  
積使繇君作則而天下之爲士庶爲官牧或有繼而  
興焉者則函夏之大通驛萬里郎盡海內之學校而  
悉有土田在聖朝豈曰弗可審如是則宮墻裕宮墻  
裕則誦習繁誦習繁則才傑富才傑富而不足以羽  
翼洪化熙亮帝載者有之虜故君子謂此舉上之□

國家遠之於孔氏大之於吾道咸與有功勤焉竊又觀明天子在上寤寐太平方恨無奇人偉士膺文綏武遏之寄乃有奮不顧私憂公家之急如君者而使得聞於上則所以尊禮而顯任之者是宜有異格矣矧君固國胄久齒儲用之列邪格辱與君友善幸義舉之出吾黨也且欲爲斯世風故備述焉

碎扉記

王宗茂

碎扉奚記焉記待旌節婦熊氏之事也熊予同年太僕鳳儀女適弟宗著早卒熊年二十許遂矢志靡他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六十三

遺一子至九歲亦殤乃仰天哭曰吾忍死至今者以幼兒也今復奪之何以生爲以眚觸地絕者數四衆多方釋之僅存視息由是餌藥石事女紅捐華飾愈益斂束雖隔藩籬終季不聞其聲余甚竒之蓋知其非涉智故乃其天性狀也先大夫寢疾屬予曰視熊婦立志堅汝輩當豐其衣食俾無顧慮以畢其心亦吾門戶之光也熊氏伏於榻前曰此未亾人之常耳矧有大人之命否者不敢見大人與大人之子於地下及先大夫殯熊視他婦更痛又痛其夫且自痛耳

予甚憐之其所以培養而安全之者無所不週遵父  
言且嘉渠守也自弟卒以迄今垂一紀人未敢有窺  
其心者不意一人被酒辭涉改柯熊聞之疑其人與  
兄善必爲兄白夜呼數婢持杖擊其門曰汝爲兄猶  
未見亮況於人乎兄若不相聞不與此門俱存頃刻  
牕扇碎落殆盡兄雖百端自鬪弗解也予聞之且慍  
且慰慍者以孀婦而暮夜擊人之門不知者其謂吾  
家何慰者吾弟早逝未竟其施而此婦一時憤發誓  
無二心卽其操持與封目斷肘者何殊凡閭巷觀聞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六十四

莫不哀而贖之况予有家政之責尤宜崇勸可以沒  
其善乎因扁其所居戶曰權獎熊氏貞節之門次其  
委曰碎扉記權獎者有待之口也碎扉者直書其事  
也簪者禽息觸闌朱雲折檻史臣直書之以爲天下  
後世鑑也予於熊未可輒附於古之贖哲然忠臣節  
婦其心同也心同固無嫌於迹之異而况其迹之同  
乎使由此而持之則今日之權獎非他日之旌表邪  
且語曰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善謂其言之匪昵也  
予雖無所比數常從子大夫之末列風紀之司亦勉



策駑駘不敢自後於庸衆劓其說或有以爲可據者  
俟夫好德者採焉

仲宣樓記

王世貞

自王粲仲宣依劉表於荊山作登樓賦而江陵有仲  
宣樓後襄陽有樓亦曰仲宣而乏人襄少史周紹稷  
至自修楚乘還斷以屬之襄陽其辭甚辯而其旨以  
劉表始至宣城用二蒯蔡瑁計討平諸賊北據漢川  
以臨中土幾十五年而其子琮始降曹氏蓋終始不  
離襄陽而江陵特其支隄仲宣之依表爲幕下叅佐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六十五

以供朝夕不應去襄陽而登江陵之隄樓也然劉良  
注茲賦猶以爲江陵而盛弘之荊州記則直以爲當  
陽其所稱陶牧昭丘云江陵西有陶朱公冢其碑云  
是越之范蠡又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  
則見之按張華志稱范蠡葬南隄之華容又云濟州  
平陰東有陶山山有陶朱公冢則所謂陶牧者未必  
確而楚昭王避吳去郢北徙都爲襄州之樂鄉其所  
謂昭丘者亦未必不在襄之近境也賦又云倚曲沮  
之長川注引地理志漢水房陵東山沮水所出今房

陵實爲襄境邑而沮水至郢入江故不走江陵道狀  
酈道元謂沮水南逕麥城西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  
麥城而據此賦語爲證則仲宣之所登者一而後人  
之所擬者三其在襄陽去歲事辭稍遠而於理爲近  
也夫襄陽之必爲仲宣與江陵之必不爲仲宣吾固  
不暇論其辭之媿稱於後世若士衡兄弟之所讓筆  
亦無足以容吾贊獨怪當仲宣時天下半糜躡於戈  
戟其可憐而托足若獨荊州而幽憂感愴之極自謂  
其身莊舄而心鍾期若有羨於求羣之獸舉翼之鳥

豈以景升之將隕而荊社之不永歟迨其一說琮而  
歸操甘爲其用事之人而內豔其所從之神武遂忘  
先太尉司空之所以相漢其於辭蓋不以風而以頌  
矣然則仲宣之所爲懷思故土也非故國與故主也  
予旣以語紹稷而令襄國王有所拓飾於樓使使耒  
請記今天子累葉神聖薄海内外爲一雖窮髮不毛  
之地梯航所可及者若在堂隍之下而無所慮其私  
王以親覽有國茲土世世共奉唯謹亦寧若景升之  
不恤其祀而自玷於宗袞哉予故不辭而書之石以

示夫遊者仰而國俯而家靡所不衍衍郎欲有撰述以鳴熙代之盛而附於登高能賦之義足矣固不必以仲宣輕重也

遊青溪記

袁中道

去玉泉五里許如一音寺界一音寺亦智者所建峰巒甚多總名爲一音寺巖也翔舞飛騰已異玉泉中有兩峯特起若象王廻顧下有聚落背山臨流正玉泉青溪中路訊一音寺趾云正在巖顛今廢矣可四五里許始入青溪諸山之界裂霧奔雲姿態橫生簪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六十七

游桃花源上酷愛其山勢生動天外浪壁層層以爲稀有今見此山不啻故人生平有山水癖夢魂常在吳越間豈知睂睫前有青□世界乎夫論峯勢玉泉最爲尊特若其層疊多態起伏回環吾不能不愛青溪諸山少季見妖姬高士見山色雖濃淡不同其怡志銷魂一也已近寺忽見山青溪泓滂湃噴舞是謂青溪青溪之跳珠濺雪亦無以異於諸泉獨其水色最奇蓋世間之色其爲正也間也吾知之獨於碧不甚了狀今見此水乃悟世間真有碧色如秋天如晚

□□之□□新柳則較濃比之晚籜初篁則較淡溫  
於玉滑於□至寒至腴可拊可飡至其沉鬱深厚之  
處□伏蛟盤窟不可測入寺後折而右步至龍女廟  
卽青溪發源處管僧灋琳於此作論龍女來聽因祠  
之祠前有方廣地最宜聽水相傳泉發源周江故與  
江水共消長狀石中出泉至冬猶滂湃乃諸泉所無  
泉之上有峯一壁若燭淚下江駁蝕巉嶮可畏其色  
朱碧相宣霞霽雜出皆萬萬季雨溜所成爲洞二大  
士洞徑路斗絕惟臥雲洞在道旁若夏屋可居卽琳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六十八

灋師著論處元又有臥雲禪師居之故亦名臥雲洞  
洞邊石磊磊色碧而中空酷似大湖之佳者與度門  
覓一卓菴處後倚危石前臨九子晚飲龍女廟前按  
水經注青溪水出縣西青山之東有濫泉卽青溪源  
也以源出青山故曰青溪今人殊不知濫泉青山名  
盛弘之云桐水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出恒有落勢  
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  
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林俊栖託雲客宅心  
多結道士精廬卽此地也則青溪之勝其來久矣林

陵亦有青溪發源鐘山水光山色遠不及此而此處名不甚顯題咏亦少豈非以其僻哉侯景叛時陸法和正住青溪與南勣朱元真論兵事蓋青溪固居士往來處亦宜祠

遊紫蓋記

袁中道

住玉泉入春數日走度門商畧遊事嘗紫蓋度門老不能從與僧寶所偕沿途多峻嶺回望玉泉甚尊特其後爲青溪茅平諸山上帶殘雪日光晃射寶公云大似晴雲覆山巒予曰雲色稍陳不若雪色之鮮霽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六十九

炤人也過聖水寺相傳葛稚州鍊丹於此取水又數里爲吳王墳釜隆隆起吳王不應葬至此豈五王之訛邪楚都在沮漳間宜此地有王家陵墓所云昭丘者皆相去不甚遠也此地望沮漳兩岸之樹分行交樾不可紀極路從山溪以達於寺蓋自大行少室伏牛玄嶽諸山蜿蜒而行至此地忽立其前平原千里江雨諸山皆不可指數若天日清明可望見江上風帆數月來滿眼峯巒忽見平曠如掌亦覺爽豁往時有客自玉泉青溪紫蓋來者吾郎問三山孰佳荅曰

皆佳不能優劣及予親至狀後知品題燻雲非慧人  
不能大都紫蓋寬博玉泉尊特青溪秀媚紫蓋門戶  
也玉泉堂皇也青溪園囿也遊者以漸而八彌深彌  
妍者歟紫蓋爲青溪是以亭臺花木之娛而置之懸  
幡列戟之處亦少蘊藉矣此山爲三十三洞天以南  
北二山四垂如蓋林石皆紺故名紫蓋予自山後嶺  
上來不見垂蓋之美而林石亦無紺者所云綵水甘  
聲亦僅存智井耳山頂有僊祠卽葛稚川煉丹處予  
記列僊傳煉丹紫蓋乃葛稚川祖葛僊公云字孝先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七十

非稚川也孝先跣行屈氏二女佐履施之後分餌丹  
二女皆亾去至云山主爲劉綱樊夫人劉綱爲上虞  
令亦非是中人不應佐山主俱誤甚道此寺肇基於  
遠灑師天皇悟從荊州天皇寺移居此往時登木極  
茂後盡伐去今新栽松嬌姹如綠雲寺僧等頗嚴守  
護不過十餘年後又成佳叢林矣夜宿於藏經樓下  
晚送寶所歸公安予歸玉泉行嶺上復望見遠山晴  
雲殊快至聖水寺從徑路趨玉泉輿中於諸山外見  
玉泉屹立有若久客望故鄉暢適不可言喻豈非宿

緣過金家溪畔兩水合流處得一小庵少憩過此山  
峯多茂楨無童者踰光石嶺石淨滑不受塵下嶺郎  
玉泉寺田

遊佛耳巖記

袁中道

去寺溪五里地曰乾溪有某茂才者邀過其宅且云  
近宅有佛耳巖可遊遂同往諸山圍褰忽見平曠前  
卽沮水山水間一佳聚落近巖石壁接連若鐵垣沉  
碧中苔繡蔓榮巖左削壁俯登潭潭邊石路淨滑可  
據以濯足諸子皆鳥緣上予初怖之後於近舟乞工  
篙上下各以一人持之予攀扶而上石啣淺不受足  
幾墮上復投予以繩乃得至洞頗寬博據山水之湊  
沮水自房陵來逕高安兩岸秀壁相望雲破霞裂其  
崖如佛耳者極多不知何代所鑿安得以一舟徧攬  
其勝也

柴紫庵記

袁中道

玉泉右掖之山一峰直下如象鼻突止卽爲庵有堂  
三楹曰淨名以祠護法居士者也舒其後雷爲小室  
室一居僧一予自居堂中望前山如繡屏墀下有木

墀二株可十圍每開香清一山其石墻外中室三楹  
爲香積周以虎落庵之後所云象鼻突止者瞰之皆  
石骨鑿一洞曰幻霞以其中有霞紋也可容一案四  
人清涼沁骨從洞石登山緣鼻而上可百步得亭曰  
堆藍圍以墻穴以通風望西南山色如墨花淋漓惟  
九子在西北稍爲葢蔽其鏗庵門外左有小臺聽玉  
泉水聲甚厲可望後山怪石老樹游雲弄姿堂中所  
祠者上爲維摩詰左爲武安右爲伯修中郎近得西  
川黃太史平倩之訃予哭而祠之平倩長伯修六歲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七十二

故位在伯修上海內交遊多矣獨祠數公者以皆有  
功德於玉泉者也卽有功德於玉泉而非道德文藻  
無遜前三公者亦不敢濫祠後度門之意以雷太史  
何思生平護持玉泉甚力亦得附位在中郎下創始  
於萬曆辛亥春會以他事歸至壬子六月初四日落  
成而總名之曰柴紫以玉泉亦名柴紫山也

玉泉拾遺記

袁中道

居玉泉月餘蘭若粗修復規寺中所宜有者殿後有  
大士閣已廢復之可以望遠蓋寺以名勝甲天下而



無一登眺看山之所於事理甚不可殿前有泉從山  
後來滙於池宜罨之種蓮而於護世殿左更爲一室  
一池郵此水入焉使日夜淙淙汨汨稍盈則出而注  
於玉泉是一快也門外有田二十餘畝可深其半引  
泉出入其中作放生池由乳窟往關侯廟前右泉而  
左爲山足泉路漸崩去山足已近若今人逶襍石磊  
珂其間使僅可通人跡而車馬艱於來往其勢不得  
不取趙太守所改故道庶山中清寂無囂是亦一快  
也廟東去數百步渠內多石骨爲水所蝕依稀皆如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七十三

襍窠大字其上有田一區前作一茶庵以飲往來人  
而後臨水作一小室使開□□聽水聲看水色是又  
一快也夫此皆予心規之而□於力者其果終有落  
成時邪其亦有耽山水之趣者能來此助予否邪

沔陽州重修儒學記

陳文燭

學宮在鵝城東北之□環水而城岷之江嶓之漢透  
迤千里會焉休風□□代鍾名哲記修學者在成化  
則黎文僖公正德則魯文恪公嘉靖則傅司徒公詳  
哉其言之也後袁公福徵請記於先按察公而不果

文也萬曆八年隄守史公奉命蒞沔顧瞻廟貌有傾圮者明年政通人和蠲吉興事州判朱公燿承委勤力慮材鳩庸捐俸助之自祀殿兩廡戟門櫺星門敬一亭名宦鄉賢祠以至牲庖齋所廩庫泮池綽楔煥狀斧藻七閱月而繕完公率諸生告成事觀者如堵不佞謂魯人歌泮水以頌僖公漢時觀橋門者以萬計千載而下且暮遇也史公興學蓋循吏云學政徐君輩謁不佞碑焉憶侍先按察公論學宮曰二三子知孔門之學乎當時農山之遊閒居之侍於由則曰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七十四

勇哉士乎憤憤者乎於賜則曰辯哉士乎僂僂者乎於回則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於參則曰道以剛德德以尊道可語王道乎它如金人之銘欹器之說矍圃之射蜡賓之興慎言持滿志三代之美乎顏子没而曾子唯一貫曾子没而孟子承三聖矣彼稱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吾友謙之謂其直指全體所唯不虛邪賢於堯舜之贊堯舜未易賢也麒麟於走獸鳳凰於飛鳥不幾於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奈何求諸聞見也後世談日衆而道

日晦不過子羽之容宰我之辭桓文之事管晏之功  
止耳下則鄉原之媚左丘明所恥也洗心者非乎語  
曰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處者焉  
二三子生長江漢處學宮矣修學者尚飾以丹堊而  
乃無洗濯之功如藏修何不佞跪而受命終身誦焉  
謙之者鄒東郭先生也良知之學得諸陽明先生沿  
濂洛關閩而達洙泗者紹聞德言先我同志倡明正  
學以光山澤庶無負黽守公之教哉江之永矣不可  
方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黽守公之謂也公名自上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七十五

浙江餘姚人

沔陽州修城記

魯鐸

沔故有衛與州治同城不知起何時由今自沔而觀  
實不可以一日無城也城之盛民猶舟焉舟任萬斛  
而釁及分寸則不得爲舟同濟者其命殆矣狀則有  
城不繕治又尚得爲城哉矧一日不可無城之地而  
亦使其城不得爲城不待智者視猶殆舟矣沔間江  
漢以爲州而州據湘漢之中湘以下爲荊岳爲巴蜀  
爲辰沅長沙衡永漢以上爲安陸爲襄鄖爲南鄧漢

中由沔而下則漢陽武黃九江諸隄不勝計也是故海內之人水陸交集寇賊奸宄恒發平時若屬有潢池之孽遠相根蔓則喉襟重輕實茲焉是繫故曰不可一日無城也正德丙子大梁李公濂來守沔未三月屬江漢合漲沒城址二尺風雨彌月助爲崩嚙患大夫憂之列柵以守重民饑未遑治也明季水復大至城壞四百丈大夫曰民連饑雖賜租與賑未甦也城今大壞完之則民方病不完是以殆舟共濟如之何則可出而謀之寮友寮友曰財力在民今其若民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七十六

何謀之衛使曰吾士之病久矣大夫入而復自謀焉既而得之曰患吾城者水也吾誰謀其反謀之水乎乃移書諸當路曰沔多陂澤水傷農陂澤滋利矣請以征免之羨爲城費許焉時都御史吳廷舉奉命以僂宜行荒政至聞之曰猶之爲民也助其費幾三之一故事城有役甸民同之大夫乃使度城三分壞之二於民自餘以遺甸士約日郎工出納轂事擇人使之遂庀財募丁壯執鍤荷杵負土石就事者足相躡大夫既授之成法時復乘城眡勸犒赴匠厲勤績故

日不盈三百而訖工樓櫓竿幟煥焉改觀時都御史秦金按沔間民隱於諸父老咸述大夫所以裕民集事者及登視有歌於其野者曰瞻彼新城乃忘厥舊安吾知所宗意吾知所走胡不吾聞吾於力是助復有和之者曰新城有嚴奄失故所雖有奸競孰敢予侮而今而後釋予斨釋予斧爰肆力於畦畝秦金顧大夫曰子聽之歲大祲久矣吾宜怨咨聞也乃今舉大役而民有不知者而庇及卒伍政可知矣守人不當如是乎有官吾隄縣皆令若茲吾豈其復犯風露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七十七

是不可不丕視厥類使繼今有聞也大夫城成鐸攝筆從紀事之後爲記之大夫名濂舉中土爲第一人登進士有文學顯名今名復顯於有政修城其一也

景陵縣修城記

魯鐸

景陵舊有衛蓋荆襄以東漢沔以北隨郢以南地最廣衍足牲鮮絲卉稻梁之利自古四方有事所爭趨也衣食招徠備九州之人雖平時不無蘖芽其間者是故宜有城國朝調衛金州城猶無恙民所恃如故洪武己巳水決隄城壞雖第爲周垣實不能爲有無

以鐸所聞見景泰二年盜入劫縣庫弘治四年既劫庫復斫獄取劇盜去正德庚午盜自獄出因嘯聚屠掠村鄉擄女婦刳丁壯爲尗晝踏關呼官府示將直入狀以挾取所怨及庫實三司長副集官民宣慰兵數閱月僅乃殲之此皆城壞以後事也陳良玉以辛未名進士下車之明年適河北大盜起詔有司不得以無城良玉慨然欲爲永久計屬父老語之父老曰所願也第如勞費何時庾府皆如懸磬乃召富民大賈曰城爲汝蓋藏也財及於盜孰與出十一以助吾

築召丁壯曰城實汝保障也身沒於盜孰與分力以助吾築皆應曰唯命良玉既自捐俸若干僚屬所捐又各若干四境之內翕然響應富民以緡錢至丁壯以畚鍤至樵荻爲薪烈石爲灰者以舟車至悉以籍登記人匠既集乃即舊基爲址負者蟻升築者鱗積甃焉衡從適均灌焉燥濕得所督作者心同復役者力齊萬手續紛歌謠隱耳知事事而不知勞也良玉旦暮臨眎有慰無亟蓋若父兄率子弟治其垣墉室廬而爲之計久遠也城高二丈有奇厚加於高者五

尺周廼六百八十五丈成不踰年富民曰今而後貲  
誠吾有矣丁壯亦曰身誠吾有矣而女婦亦相謂曰  
家吾所安而室吾所歸矣其嘗罹盜者則泣而嘆曰  
向使侯來不莫吾寧有疇咎蓋不啻家室成而婦子  
相慶也夫景城廢百三十季而大功成於朞月人俱  
樂有所恃而忘勞怨焉則良玉之愛民深而籌畫遠  
也居無何朝廷以臺諫缺人召入士民攀臥不得既  
去而思之益深鑱石爲碑請記於余余惟天下所謂  
賢守令多矣誠心爲民如良玉不多見也其政廉公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七十九

明恕爲吾人所思者豈勝紀述建城則其遠且大者  
耳姑書而鐫之

息江記

魯鐸

潛之爲縣以水名地本下是故水易爲災也夫漢水  
至蘆泐支出爲潛自排沙流經縣治之北西向南折  
以達荊通沔天順間北流淤填乃決高家腦流經治  
東孝廟時受決處又漸淤爲洲可田以界興國正德  
中洲益廣水益擠而西齧縣治危若亡唇矣前政一  
諉諸無所爲力民病焉嘉靖改元之八月敖公鉞知

潛江甫三日漢水大至四境艤舟市人騎屋以居公私廨宇盡壞何齧處復益崩公禱之尋已遂發庾賑民憑高望淤洲激水曰此不河之乃使河我縣治魚鼈我民乎父老曰洲屬官家柰何鉞曰吾爲若請之乃上疏其畧曰捐官莊一洲之租以永除一縣之患惟聖明圖之時又有疏乞以衆輕帶辦荒蕪逋負及蠲本歲租道氓情甚哀上悉可之下藩憲臣議行於是逋人歸者相望於塗聞開河之役爭持畚鍤而至公復從父老源委水道得爲淤爲齧之繇□□洲蠡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八十

黃漢之礙爲河七百丈直亘挑河因土爲隄肇工於二月不數十日訖工水乃帖狀安流近治無復崩齧百壞修治復厥舊民用生生乃相與歌曰轉危爲安兮敖公有江公如可僭兮我終無殃蓋欲以敖名江也公聞而諭之曰思若屬自朝廷宜名思江以志不忘鉞於乎何有未幾以外艱去潛人莫能畱相與請記於鐸鐸敘其顛末如此

重修州學記

魯鐸

惟正德甲戌沔大夫徐子正大新廟學越二年績用



成三年學政興六年士人楸逢取上第楚由是益名  
有材初大夫以壬申秋蒞沔及朞月政平民服乃遂  
銳意於教嘗臨學顧瞻興嘆曰夫教人學孔子此其  
瞻依居養之地可令如是乎哉夫域中惟道爲至大  
道傳於聖人古今惟孔子爲至大是道也自天地至  
昆虫艸木所以各得自成一是一是賴之是故謂政者似  
之猶理假之猶興况純用之者乎戾之而禍敗叛之  
而死亾棄之而覆絕是雖么麼不能離呼吸不得聞  
者也我國家舉帝王之政其修身養士取人純用是

道沔爲江漢間大州聖化所先而廟與學庠暗淺隘  
且日以敝其與夫大道畧不爲稱如養士興道何旣  
而謀之府庾無儲也或曰待諸大夫曰事常廢於待  
卽待之有潛爲輸運者乎遂捐俸爲金若干登役書  
曰我始覆簣之效也四境感激義生富民相與語於  
野大賈相與語於市曰吾屬小人各得其所大夫政  
理之由也大夫之政孔子之道之由也不賴是能皆  
有今日耶今大夫爲道謀至俸不爲食吾屬守廩實  
藏賄相視如秦越可令日飲漢江水以長我乎於是

皆化所居競相舉助後至則訾嫚以爲恥旬日白金輸公篋以千數計凡木石黝丹髹堊傭募皆取足焉舊貫不仍新址崇作乃命工師傑圖式以示勸事者期極於弘壯工徒胥勤效職事事故成功不爽其素廟自大成殿以下爲楹凡四十有五學自明倫堂以下爲間凡七十有一殿高七丈有五尺堂高不及殿者二丈而兩廡重門齋號官署門庖各稱焉其戟門爲楹六如殿數重等威也景贇祠齋宿所附於兩廡僂從事也旣乃攄坊爲三表著其東曰儲俊西曰啓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八十二

文又西近通衢者特曰學宮別里巷也是役也公不計費民不知勞其材碩堅其治必精工蓋非爲計於目前者薨棟巋狀遙見城表觀諸外若仰山行其下若觀水生師交賀作氣增志駸駸而向道君子曰居肆成事之喻夫豈誣哉故居是邦樂有贇大夫也大夫旣郎駕部學訓導徐璉從諸生王閻邵凱凡數輩走東崗請記於余余病未能卽應歲必二至蓋五六年於茲矣而請益勤人之思大大不能忘可知也予愧焉勉爲記之時嘉靖改元壬午五月也

重修曾家橋路記

向日升

石城之西大河橫亘直抵大別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風濤澎湃奔突延袤衍爲芻支  
與河合流故名上橋溝斯地也名目遙分方諺芳村  
近比莫愁嗅來禾麥之香路接杏花酒舍喧雜米鹽  
之鬧門通雉堞人家隔水一帶天限東西四方任輦  
車牛實縮轂其道上蓋郢大會衢也前大司空曾確  
菴索址於淵易土以石乃揆厥績告厥功更土橋曰  
曾家橋云至今橋雖鼎而路尤屺往來固不病涉更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八十三

苦修途蓋不無一憾焉會絃翁吳公繇名御史藩屏  
茲土興踣起廢築城鑿池幹不庭方堤骨嶽膚與民  
大有要害關防驛遞通道或備不虞之警或壯一方  
之觀百其經營未可縷指一日按行稅駕於此爰瞻  
故墟周徊臯畔召諭父老窺封索自乃喟狀爲經途  
者嘆爲馳驅者嗟於是量功命日而程度之其力不  
以煩民間其事不以煩有司其費不以煩公府捐俸  
起修歷浹月而成矣嘗攷古之爲政者必崇效天而  
卑法地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以導其氣以鍾

其美有過不及則聖人裁成之故禹封崇九山陂障九澤而地平謂其嘉祉殷富生物也今者履端徑覩平底迫而輶傳凌遽暇而和鸞容與鉅而鐘鼎隆重衆而羽衛充斥無所擊互滯滛福澤利益殆不可計數而周知矣美哉公之爲烈也將所謂精誠之極開金石而沛澤於無疆者耶古名臣若晟于趙若昭德於洛以公方相代不數見狀亦不足借以爲喻也修之躬其德裕修之邦其德豐修之天下其德普則名與漢水俱長而績與山石不朽矣青青子衿司空之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八十四

孫戴履高厚不替前徽勒石道左千秋永依是爲記

陸鴻漸祠記

李維楨

唐處士陸鴻漸者邑人也其生平具宋子京唐書列傳及所自爲傳中鴻漸生類子文收畜於大師積公禪院考院故名龍華寺或曰龍蓋今邑西湖禪寺相傳謂其遺址趙隣因話錄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上得一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爲姓聰俊多能學贍詞逸口諧縱橫東方曼倩之儔也鴻漸遺文獨茶經行世而又嘗爲歌所滾羨者西江水向竟陵城來而

已以故邑有覆釜洲有陸子泉或曰文學泉皆漸所  
品水烹茶處嘉靖間邑人魯孝廉刻行茶經而以沔  
陽童庶子傳附之其後沔陽陳廷尉更刻豫章爲玉  
山程光祿書邑人徐茂才復臨刻之校童傳更宋傳  
者十六字增者十二字後有童讚而遂以傳童作或  
亦漢書之用史記文耳泉久没湖中隆慶間某以治  
湖堤得之構亭其上鴻漸之迹日彰顯矣顧未有爲  
祠祠之則自邑人周藩伯始旣新其所託迹寺更計  
爲之曰寺因鴻漸名至今而身無地受血食何郎聞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八十五

簪鬢茶者陶鴻漸形以神事之煬突間吾黨小子尸  
祝而俎豆之爲邑魁杓奚所不可於是就寺後創祠  
爲堂某楹後有臺前有某有廡有庖溷遂成勝地旣  
落成使余記之余讀舊唐書傳隱逸者二十人新唐  
書傳亦二十八人其附傳者不與焉新書所不合於  
舊者五人所增於舊者九人鴻漸所增之一也按傳  
此數十人或仕而隱或隱而仕郎不仕而或以徵聘  
至朝或應辟至公府染指而去或取科名不偶而罷  
或不就職而食朝祿而其人或羽流方士非吾儒儔

伍身不拜徵辟目不見人主足不履朝堂惟秦系朱  
桃惟李元愷衛大經與鴻漸數人耳新書出而舊書  
擯不錄第以隱逸傳論賀知章耄始乞歸而盧鴻一  
脫其名新書繆悞已甚舊書不收鴻漸而燒丹煉藥  
方技猥雜則何謂也子京論隱有三概上者身藏而  
德不晦名往從之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於其爵祿汎  
狀受悠狀辭未者內審其才不可當恥舍故逃丘園  
而不返由斯以談鴻漸固非子京所浚恥也子京謂  
假隱自名號終南少室爲仕途捷徑柰何於鴻漸輩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八十六

不浚取也子京之下士乃今之上士乎今嘉鴻漸雖  
尸祝俎豆之可矣余覽一統志載裴廸茶泉詩竟陵  
西塔寺曾經陸羽居鴻漸天寶中爲縣伶師其時名  
未著至與皇甫魯權德輿李季卿遊是大曆元和時  
人王摩詰與廸酬倡爲盛唐時人廸郎年少晚或及  
締交今其詩似詠鴻漸故居則不相應豈名氏偶同  
或後人僞撰邪志又言陸子泉在沔陽州治西廣教  
院竟陵故沔屬邑鴻漸所往來人或慕而爲之名或  
誤以縣爲州與二事無足浚辨狀論世亦不可不審

也

松石園記

李維楨

吾邑自魯文恪公後鮮筵羽鵷鷺者嘉靖末二三君子繼起接跡其以清正著聲則周明卿陳正甫爲最兩公以隣家居多清曠之致正甫予告歸園始成有書院曰親覽有齋曰永言有窩曰燕息有艸堂曰怡雲有亭曰綏予曰淨植有庵曰常樂有軒曰旣右有坊曰寶樹曰長林豐艸有橋曰雲有門曰淨土曰省穫而槩之以松石或取適於花艸禽魚或取勝於泉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八十七

石湖山或取景於煙雨風月或取事於耕釣樵牧或以睦宗戚或以訓子孫或以集友朋或以叩禪宗蓋與諸爲園者同而其深指殊不在是蓋正甫尊人葬其王父母於園西南隅而正甫伯兄敬甫與諸弟苟求善地奉太公夫人以藏距王父母墓百餘步所謂旣右綏予永言者三致意焉維二人沒世不忍忘其親天實鑒之而後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地下猶地上也維二人秉德累善天實胙之以妥靈於茲而後兄弟承藉餘庥以斬艾蓬翟爲園處之也氣候清淑湖

山朏秀動植飛潛可爲耳目之娛二人若或眺聽□  
娛也垂綸於澤擷蔬於園登穀於田一切日用之娛  
二人若或率佐興事也家之子姓纓綉相屬伊吾相  
和禮義相先二人若或耳提面命也治比其憐婚媾  
孔云親疎遠近恩禮有差等二人若或往來酬酢也  
沙門从丘誦經禮懺六時不輟輪迴因果薪盡火傳  
二人若或有妙喜吉祥生彌陀淨域也雨露旣濡則  
心怵惕霜露旣降則心悽愴一舉足一出言如見二  
人之容聲伐一木殺一獸如見二人之所愛豈必入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八十八

宗廟設裳衣薦籩豆駿奔走以其恍惚與神明交哉  
是園也敬甫勤垣墉正甫塗暨茨敬甫勤樸斲正甫  
塗丹腹敬甫不自有而與其弟正甫不自有而從其  
兄與宗人里人無少長賚賤藏修息遊刑仁講讓書  
云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爲政擴而□之以領天下國  
家爲世名臣不亦宜乎正甫有園記畧言邑人陸鴻  
漸以品茶名去之茗雪以隱而茶非邑所產惟井泉  
猶存先生官茗雪攜種布園中屬善造者造之補鴻  
漸所未有爲八百年邑中盛事要之物以人重余□



原園所由創其大歸與衆人殊有裨倫常風教如是  
魯文恪已有園載諸邑乘爲名勝故實自今正甫  
園以松石繼起與文恪並傳矣

修城隍廟記

李維楨

邑故澤國也四面皆水而城隍廟最爲卑濕河伯射  
嚙棟折榱崩歲壬辰邑吳君慨狀欲新立迺出橐金  
若干褻衣露蓋親杪爲植不踰歲而廟成又范金爲  
像祝釐者無虛日又以其餘力就廟旁累土爲閣凌  
睥睨而上綺疏週遭與湖波相掩映於是邑過而遊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八十九

憇者相與嘆吳君好施嘖嘖不容口矣今夫世所稱  
高貲富人非乏也狀其下者挈瓶而守錐刀之末耽  
耽剜股而藏之無肯費其半菽落其一毛矣而其雄  
傑者又蚤食漁奪郎有舉冥施勝因之說者且謂甿  
言欺人唾天而詬耳今吳君富而能施且羞伐其德  
至舉歸先訓真不背本哉雖狀亦嘗聞端木叔所謂  
達者乎家累千金忽之中都散其庫藏不爲子孫晉  
及其後國人受其施相與反其子孫今吳君席先居  
之業散財施予光昭先德奕世靡悔語曰有陰德者

必享其樂及子孫夫端木叔寄財於人吳君責報於天積善餘慶是其往事矣吳君諱輿號雲嶽福建方伯公令嗣也有八子美秀而文不佞所謂餘慶者也其修創若玉皇閣龍蓋寺不具論作修城隍廟記

令尹子文廟

姜 綰

景陵志載令尹子文廟在官城村之華池歲久垣屋頽圯饗祀遂廢綰來知縣事乃復搆堂而奠焉夫春秋人物中哀惟子文爲楚令尹吾夫子許其忠嗚呼若子文者其頽波中砥柱者乎使後聞風而興起是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九十

亦有功於名教也廟祀可已乎哉乃歌以祀曰蒞之流兮百折而東公之心兮三已而忠東流歸海兮中心起千載之風

增修陸祠記

周 命

庚申春夢入西寺有唐處士陸鴻漸神閒而貌癯衰衣博帶衫履不類今時予不卽前陸肅而揖予幣以茶自手出能發妙香枯喉生靈徼公賜且有請也予述先子建祠狀酬對皆有神韻霏霏炫著談鋒乍暢蓋建祠在癸巳春今二十八年寺僧不戢遊履紛雜

古瓦餽而蒼鼠弔青燐熾而哀湍訴簪稱蘭楣不歌  
黍離逸流快士爭唾不顧是予之罪也遂鳩木石又  
增益寺前地建禪堂三閱月而成日設伊蒲桑門之  
供以飯僧六時清磬梵唱不絕令人心冷而骨肅予  
嘗夜往寶月乍臨樹影在地風水鐺鎔魚龍來聽清  
梵起於天末如風振羣簫幽鳥悅人林谷皆響舊觀  
不啻過之矣因以授僧爾其以紫葺香供法王法王  
必受因禮季疵甘露洒洒骨體皆芳隱囊紗帽易爲  
名衲報大師積公德無量季疵必受先大夫且輓狀  
而笑吾季疵俎豆吾子益之爲廣大教化主作嚴淨  
道場得未曾有吾志滿矣因記之

東林寺記

吳文企

景陵北郭東踞太湖凌睥睨望之四面削成百尺直  
上者湧光樓也其直北玉皇閣其南放生臺而合之  
爲三一庵具軋明之閔秀而縹渺過之兼龍蓋之靜  
窈而明媚勝之水木助其清華日月滌而開朗南浦  
輕鷗亂行飛白西窻遠岫百里來清此天狀一段畫  
思也菴在勝國至正間稱東嶽廟碑載道士居之不

知何故稱東林寺按廢宇梁上題名弘治三年僧圓鏡修意寺得名以此不知何故而道士丘和明居之其弟子不絕如髮至萬曆戊午衆緣福集再新菴成而議守始分呶矣或稱帝所或曰佛廬或引黃冠或推自足余衷其說兩存之諸道家土木像仍崇祀玉皇閣迎西塔古佛入涌光樓釋道備矣而余以孔氏弟子左手執楞嚴右手執黃庭老子徜徉其間稱三教焉則函三爲一可乎秣陵故有三一菴今適襲其嘉名彼自秣陵此自竟陵軋天坤地亦自假合釋種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九十二

道流曾如實相二氏香火眷侶耦俱無倩而吾更與諸子姓向此中鑿匡壁而布董帷護法歡喜上眞見福亦或在此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敬哉敬哉

寶峰山觀音寺記

譚元春

寶峰山觀音寺創自唐大順□年間所謂十八灣楊氏寺也邑百里無山何山之足云寺必麗山寺之斯山之矣或曰竟陵者陵之竟也芟芟蒲葦之間稍岡焉脊焉亦山之矣是二者俱無據狀十八灣字亦雅澌洄所環堤勢地形及帆焉步焉者相與灣之以暨

於十有八而寺之鍾晨梵夕於渚晦之內者亦嘗與舟馬之人念魂送響而不卽去近土人又稱爲楊氏寺楊自成化始徙江右移家占籍奄有田廬寺僧相依爲香飯主數傳而後夙有白業間黨稱善聞旃檀而不愧見蓮花而生恭入禮大士塿敗觸目若其身冒風日也弔百身於莓苔之中若其衣蒺藜也乃以數十季所耨於水耕於火植於木鋤於金而變化於土者舉以輸諸寺視舊制倍加廣焉越三年始改觀謁碑於予而予發嘆焉朝施者吾知其所瘠官施者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九十三

吾知其所膏商施者吾知其所子母僧施者吾知其所血居行以勤行力作而施吾望其瓦甍龕宇猶有汗痕洵可傳也已

三烈祠記

劉必達

聖人南面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人道者死生之交轉盼之頃有確乎其不可拔者也此在綦筭猶難之不佞髮未燥時習聞吾鄉有三烈云當時聞於朝立之坊顏其廬就蜀里祀未已也又表其墓祠於吾邑至今祀春蠶不衷楊侯聞其事而嘉之庀材鳩工拓

故宇新之又廣其祭田增其公費請於學使者衣冠  
其子孫以供駿奔之役祠事犁狀大備矣於是委不  
佞曰斯三烈也余僉憲碑之郭司馬青螺辭之李宗  
伯本寧記之今者起故維新太史其碑焉不佞瞿狀  
曰我俟風教之旨得推而衍之可乎易風自火出曰  
家人利女貞家道正而天下定矣古者公宮之教後  
世無聞胡以任氏一家婦從夫子從母弟從兄矢死  
靡它各率其貞處變而不失常若此哉蓋其先光祿  
廷尉皆言物行恒刑於率先故當猝狀時敬其身不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九十四

顧其死若此也傍觀者謂爲奇慘而三烈甘之固有  
同赴江則快不赴不同則不快者顧其心所安也當  
時且聞者疏其事則快表其墓則快旌其門顏其閭  
則快至今骨冷門單矣直令涕者哀笑者戚行者住  
坐者起則豈非人心慕義無窮而斯道有關教化者  
哉俟加意斯舉也其從人心所不容已提撥而軌物  
之哉蜀楚之間庶幾其有漢廣之風乎管子張問政  
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已禮樂從人道出也  
實與我俟風教之旨互相發焉祠田若于孫某奉祀

得備書諸潤舌

西塔寺記

楊一儁

竟陵面水背陸其濼狀抱城流者東西湖也湖中各存古剎東曰軋明從來靡考西曰西塔唐裴廸詩竟陵西塔寺是也寺在唐興於積公傳稱陸處鴻漸寺僧見而育之積公是也余令茲土一日過梵宮吊陸蹟汲井烹茶登高望遠已而梵唄聲聞鐘鼓新爽則見重闔靜悄朱欄閒開者律堂前扉也妙閣雲流龍華充物者藏經樓也虛敞弘濶几筵盛設者齋僧堂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九十五

丹度重門爲桑苧居其正北則香積廚也正西律堂高衲居之東臨滄波蓮葉千重遶法界者聞思閣也下則律主靜室焉喬木籠嵒上千碧落回廊縹遶四達松房鉢演宗風偈奏缶響予訊從來寺若此乎曰未也寺僧眞公謁匡廬秉大戒宰官長者發大願布金置田大衆旣集宇舍建立眞公復提衲走白下請藏歸延白足翻閱演說妙法無虛日余羈狀起曰師行至此乎後數與眞相晤談中要領匪夷所思余與給諫王公諸檀輦累土伐石疊爲鴈橋構亭其上頽

曰茶醉狀真公隱於廬者也廬東遠公種蓮處安知  
真非再來乎他日余登廬山當與真笑於虎溪橋畔

重修關廟記

唐鶴徵

景陵北郭有城相傳爲古竟陵城南有祠祀漢壽亭  
侯關公上有樓名曰鍾秀爲公陟降之所夫公神遍  
海宇荆楚猶所經畧而繼之以死則後雖千百年而  
精靈有獨注焉嘉靖甲辰景陵諸生擇地遷儒學以  
□祠址爲勝遂卽祠前建學因祠公於學之陰焉僅  
□甲子而祠樓日圯邑廉訪使徐君惟得忽感異夢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九十六

起糾里人徙祠學宮坎方仍依城南向擴舊堂而大  
之後建新殿鎔金像公云左右有廡前有門中有馳  
道門外有坊坊外有屏又撤鍾秀樓更作飛閣而祠  
昭烈與張桓侯趙順平於上更名曰聚義樓蓋惟公  
所忠愛者而爲之也公乃時降其神於惟得所且憑  
人以言其旨明潔高簡非俗所能道戊申之穰謂景  
陵將有災咒水二罌俾惟得藏之旣而瘡痢大作飲  
者輟愈惟得神之祀饗者益虔而勿替也走二千里  
索記於余余不敢辭魯論子不語怪力亂神狀易言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記言齊明盛服以承祭祀獨非  
聖人語乎其在史者漢武祀壽宮神君弗得見聞其  
言與人音等也何物長陵公子乃天子祠之內中亦  
聞其言云矧乘天地之正氣以遊無窮有如關侯其  
祠之者兩精相感受命如響有如惟得又何疑乎記  
不云乎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詩之言曰豈弟君子神  
所勞矣蓋感召莫辯於此不狀則神降於莘而虢卒  
以亾何哉雖狀神流行於亭毒猶江河也宰元功於  
漠漠解疵癘於冥冥陰隲下民俾受賜者日用而不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九十七

知公之神蓋不待今日矣

清田記

袁國臣

高皇帝罷縣天下授民常業田與稅埒焉率土皆狀  
吾潛地方百里稅僅僅以萬計茲云不清而復清者  
謂之何蓋潛之爲邑當漢下流自嘉靖以來漢水數  
漲漲則田汶而民徙田沒則經界淆民徙則故業失  
猾里豪右往往乘此蠶食之漁田屯田與民田犬牙  
錯而民田之稅較漁屯所輸不啻十之七八小民欲  
紓目前之急率影射以售以故阡陌其田者無升合

之稅稅至數十石者地解立錐弊也久矣前令歲更代易比至邑故不悉又無籍可稽咸承訛襲舛濫觴獄訟而國計之逋民用之詘日甚焉且潛爲興邸湯沐故無城當路移文城之爲保障而疲瘵之餘公私罄懸相視莫敢發猶狀據賦稅額數而坐派焉意謂親於吾身可幸免夫緇及矣其如民何頃明山朱侯至府視事諸司築城之檄星火告急侯召見父老問財力所出狀父老具告前議且刺刺稱不佞侯曰公家一切緩急何者不倚辦田稅乃潛之民田者不稅

稅者不田若此竊慮溝中瘠罔所蘓息復孰此爲勿亟之役是猶窶人枵腹責以肩重鮮不仆矣顧成案已具勿庸議城且議田稅於是決策當路請清之旣得請乃屬部下民令曰爾惟彼疆之正毋爾越越吾有罰又令曰爾惟自報之悉毋爾隱隱吾有罰又令曰爾惟互察之詳毋爾縱縱吾有罰後有斤斤焉持三尺法日驅手足耳目以從之雖時炎暑暴行赤日中未始有厭勸意亾何恣睢者流鑠金之口道塗騰沸蓋撓之也侯曰吾信吾無他腸已耳安能快彼羣

囂以魚肉我民哉晝夜矻矻手持田稅大較而裒益其間他如陂池林莽稍從寬等漁課籽粒不失舊額以萬曆丁丑十月而計籍告成侯於是按其籍行之匪直財力適均城成不日而獄訟斬狀熄兩稅應輸者至擁公庭不得遣境內喁喁頌說平治若重覩高皇時也嗟乎如侯者難哉難哉今之人抵掌而計天下無難爲者及當事變紛綸首尾牽制靡不逡巡卻步爲自全計乃侯百年積弊與民更始羣射四至一不爲動如砥柱狀要之守以見定才與誠合爾爾不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九十九

狀幾何而不爲所中格哉夫率舊無過循故遠非一恒人能辨矣侯豈好爲多事以趨赫赫者邪弊則掃而更之耳爲來者張本所願後之君子朝夕修之以保有終則召父杜母後先焜耀豈惟潛民之休不佞幸矣

聶韞夫先生墓記

黃聖年

當陽城西十五里黃沙舖有元荆門守聶先生致命之地也先生歿自今始三百年先生之廟食當在本州而封對於茲不冝闕狀卽志牒亦僅辯先生姓名

而已至於先生之行履文章邑之人固未之詳也余小子職在掌故讀先生之文竊感先生之節而恐是邑之文獻未周先生之封對或弗戒也稍爲增治蓬顆拂拭遺碣因采拾先生之大節以諗於邑之人焉按傳先生姓聶諱炳字韞夫江夏人元泰定四季進士初授承事郎中知平昌州事先生早孤母改適自平昌還始知之卽迎母以歸久之轉寶慶路推官會峒獠寇邊湖廣行省理問官時悍卒多掠民爲俘先生言於禿赤釋其無驗者數十人至正十有二年遷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一百

知荊門州纔半歲淮漢賊起荊門不守先生出募土兵得衆七萬復荊門又與四川行省平章咬住復江陵其功甚多旣而蘄黃安陸之賊復熾賊帥俞君正合兵來攻荊門先生率孤軍晝夜血戰援絕城陷爲賊所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刀抉其齒盡乃斷左臂而支解之先生登第時試大別山賦其文曰厥初馮夷孰玄孰黃清濁自凝高下以彰融狀而江河流液峙焉而山嶽儲祥維大別之名山獨歸狀於南荒爾其氣通淮漢勢壓荊楊總江漢之統會奮衡嶽之輝光

深根浸滛乎后土雲彩洞燭乎圓蒼高標迥出於九  
嶷倒影旁接於三湘昔聖贇之經歷雖千載而不忘  
爾乃層巒岿峯疊障巘岼藍膏綠液紅注碧珊樓臺  
翬飛於翠崦石梁龍矯於蒼灣浮屠聳其側僊臺峙  
其間睇靈栢之茸茸雜蒼苔□斑斑幽芳野艸爍菊  
春蘭至若地利之富物產之珍□形詭狀不可殫論  
靈踪神跡曷可並陳吾嘗凌絕頂賦遠遊呼鵬鳥以  
道遙招黃鶴而夷猶□宋玉於秋興之亭邀太白於  
郎官之舟洞庭之水未波蒼梧之雲不流烏林燿滅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一百一

□瞞之魂已冷赤壁風高蘓□之句嘗畱登高作賦  
把酒澆愁嗟呼娛樂則有和矣感慨亦有文矣其有  
德神禹之德而憂神禹之憂者乎當其九州爲壑四  
海一燿而神禹出焉巨靈奔天吳翻截天柱之巉崑  
擘蒼翠之嶙峋其導水之功孰爲之邪狀吾徒今日  
得因於禮樂之教者非前日手胼足胝之功狃於衽  
席之安者非前日克勤克儉之庸乎噫嘻時異事殊  
風流雲往撫乾坤其瞬息觀古今於俛仰蓋猶迹神  
禹之迹於千百載之下矣豈無心神禹之心於千百

載之上也哉嗟呼卽先生斯賦其浩氣奇節固已概見矣輓近文士競驅馳於尺幅一受事輒苟且持祿及至危迫眚鼠反面者毋論郎捐七尺以殉亦計無復之耳非能盡力竭謀至於莫可爲而已也以視先生收拾餘燼於屠城破邑之後晝夜攻禦力盡舌繼甘受支剝之慘而靡餘憾焉其名實相去何如也嗟乎享於斯土者若關壯繆若胡文定有司咸得以請於朝飾廟貌祠春蠶而先生至今闕如也毋亦掌故之失職以至是雖狀先生之節義文章久而彌著讀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一百二

其文聞其風將必有表章先生而俎豆於關胡之列者余小子又烏能爲有無

射圃亭記

薛綱

景陵射圃在學宮南蓋分學隙地爲之也縣尹姜君縮銳志復古乃建亭於上高敞壯麗視其志豈狗目前計哉一日縮率諸生來曰射圃有亭矣願有紀述勒其堅砥垂諸永久庶幾古存羊識禮之意也嗚呼予文豈是存禮哉予嘗讀儀禮禮記而知其說古者卿士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所以剛長幼

教和敬也觀所謂拜至拜洗拜既則敬之至也請安請坐旅爵則和之至也和敬之教行長幼之序明身修家齊而國天下治平也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易者此也予奉璽書督學湖湘痛古制不復下車首圖是舉聞西江康齋吳先生謀明是禮以教黼縣予遣兩生從九江學之以歸郎命有司築亭圃置射器俾諸生朔望肄習之不二年間亭圃有鞠爲蔬園者其肄習可知已使得如綰者數十輩分布湖南黼縣亭圃必不蔬園也飲射必不虛文也何謂古禮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上 一百三

不可復哉夫復古非徒持弓執爵復其儀文而已亦惟復其禮樂和敬斯不負古先王之意此又諸生之責也予與綰之望也

重修白雪亭記

婁鎮遠

癸巳仲夏余來自荆代庖郢中署左舊有白雪亭與陽春亭遙望而並峙其東則爲花山紅紫燦燦浮金耀彩且南睇馬良西望紫蓋漢江環流如帶迤北則爲象山對踞而形勢之勝稱最著焉每天清氣朗山光水色極目千里歷歷在眼界中至月夜風微而江聲漁唱谷鳴猿嘯又若在耳畔間一日之內雲煙風物氣象萬端此則白雪亭之大槩也唐李昉守郡增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一

五客堂於其下去亭數武有摩詰繪浩然像於石壁日休題曰孟亭宋謝諤云郢惟白雪獨稱雄雅明孫見田作守時復撤而新之蓋前人之遊覽者衆矣自兵火頻仍荒草埋徑臺榭丘礫間與同事諸君往還其側感慨興懷因嘆昔之蔚林修竹爲騷人韻士暢幽情攄奇思者祇餘兩牒殘碣歸然於荆棘中耳嗟夫勝地不常古跡易湮惟藉同志嗣葺庶可纏綿不朽今日白雪亭之重飾誠我輩事也况當海宇初造百度維新凡厥寮采宜無不洗心滌慮飲冰茹蘖以



上符

彤廷之側席與白雪爭輝比潔也不既多乎若夫澄目而矚解佩之仙傾耳而聽莫愁之曲其事雖韻尚非今日所急余不敏敢竭鄙誠用抒俚語以進告夫同事者

重修白雪亭記

馬逢臯

亭名白雪存郢古也今在郡署東巋然翼然俯覽形勝村落魚鱗山林繡錯漢流環衣帶間歷歷如畫屏展鏡供雙瞳子應接不暇每良辰奇懷登眺寄適景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二

不同而樂亦各別也攷自唐太守李昉閱明守孫文龍及於

本朝黜寮修復代不一人而此亭得不與傳舍俱盡雖荒碑斷碣埋沒衰煙蔓草中乃慘淡經營迄今尚可復識則稽古居今者之力也彼舊以樓名雖難更問其五客之置猶當繼軌觀王維繪浩然於石而皮日休爲之記自堪與白雪輝映千古矣予不揣踵事未能增華謀二三同志君子起而更新之豈徒退食從容之際舒嘯登高以明德志哉蓋追曩風之足尚

而伊人嘉客能令感歎流連地以人重詎不信然但今日者軍旅未遑僅云小補則登斯亭而見石城猶有緩帶輕裘如羊祜其人乎望蘭臺想當年曲高和寡之對披襟以當之風猶有如宋玉於楚王乎若夫指仙人梅福之宅艷美人莫愁之村憶解佩而紉蘭與續騷而作賦亦惟深情一往遺韻可思焉耳抑古人登臺望氣雲物有書凡以爲民爲事也遊觀宴樂云乎哉范仲淹先憂後樂之言出足垂岳陽不朽則今日修舉廢墜非爲自逸計而閭閻之休戚實於斯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三

可以驗焉者將登斯亭也覩襄流而思防與斯民爲同患亦猶仲淹之先憂後樂則余與二三同事者之志也

白雪亭記

周龍甲

理庭後有亭巋然以白雪名因爲攷古則取郢中曲命之也在昔天帝使素女鼓五絃琴因製此曲則白雪得名較陽春更遠按古輿圖雜誌白雪者樓之名在城北下臨漢江別有陽春亭在郡治判廳後與白雪樓相望似卽今地可以想亭之非樓樓之非亭不

審何時改築易構名實俱遷事昉於宋大夫對楚王  
之間與陽春咸推和寡自餘猶存魚麗朝日之目何  
遂不樓之亭之耶亭枕山而址北負石城羊叔子所  
剗也登斯亭也如見緩帶輕裘有人焉坐填凌遽足  
以彈壓鄢鄧而賜履襄樊使荷殳帶戈雜處耘耔而  
不驚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至於今望峴山片石其涕  
盈盈者矣蘭臺峙其東楚王與玉大夫所遊也登斯  
亭也想君臣相悅留連追陪涼飈拂而清襟披流覽  
周而援毫起尚有賡歌載筆作賦能銘之遺意焉孟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四

亭列其西浩然如在呼之或出恨不使右丞爲我圖  
夫子而兩之襲美爲我紀勝事而一之梅尉宅其南  
懷羽客於金門得仙人之舊館丹砂可接勾漏非遙  
入惟恐其不深往而無可復返倘亦有卽此爲南昌  
會稽者歟吾家茂叔仕宦三十年而生平之志常在  
丘壑雖復市朝喧卑有心人自得隱者之趣我聞此  
地孫瑒方荷舟之鄉王綸鑿南亭之勝其實僚從事  
業與山川偕堙求一二遺老指點微茫不得而此亭  
獨歷千古則亦吏其中者之幸也而記述攷索徃徃

缺焉將使後事復爲前事益令前人笑後人爾余爰  
是以退食餘暇時集協鎮吳公汝鳳同寅太守馬公  
逢臯郡丞林公文學郡倅張公國樸燕語笑傲琴者  
與調羽商詩者與揚風雅文者與數晨夕酒者與弄  
尊壘致足樂也亭之上有堂崇閎宣敞俾兒輩讀書  
肄業其中則太守馬公仲子正治余子孟惕仲恂叔  
忱季慎共相劘切焉由是陟斯亭也或映則爲孫窓  
立則爲程門卧則爲袁榻彈則爲嵇散飲則爲蘇堂  
而余又時而運士行之甕讐更生之書哦謝庭之詩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五

續羊子之賦且以握盛吉之管矢于公之門且以洗  
釋之之寃觀少伯之璧吏行卽爲氷上人語無殊鏡  
中差不浪斯名矣况乎黃金看海內之意氣白雪見  
人間之文章益知吏治有源而詞賦之非無祖乎呼  
神女於漢臯貽其佩也招莫愁於湖村賞其音也揖  
梁守於曲池愛其客也躡大夫於蘭臺大其言也然  
後左把孟子之袂右拍梅尉之肩曰吾將從子遊乎  
若夫梅簷笑而餅凍消桃水激而漾氷解宜於春也  
爽籟發而五絃揮四美具而高唱和宜於夏也韻侶

集而九畹馨山月明而千里至宜於秋也天地肅而  
稷雪凝冰霜戒而陽和轉宜於冬也余不迫羣公遠  
甚末由踵事增華惟此琴心足以相引雄風足以相  
對仙氣足以相召濟舟垂釣深負愧於浩然奠民美  
俗竊有慕乎叔子時思以博徃者之信釋來者之惑  
因爲記

吏隱堂記

李起元

仕隱匪異局也古之君子惟不以仕宦作蘧廬而視  
其身爲逆旅主人故每蒞一邦則一邦之城郭井邑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六

山川民物莫不引爲家事而以其會心寓目者隨在  
而經綸之此廬山赤嶼所以適我皆新而魚鳥親人  
便自有濠濮間想也今天下官舍半經焚燬而郢府  
治獸巋然存然自正廳堂室而外率傾圮促穢舉步  
跼蹐了無可人意自余癸巳來守是郡旋闢後堂左  
右隅仍其積土爲臺作齋其上曰小暇曰餘清曰十  
笏心目間稍覺韵爽頤傍內甚邇去外庭遠胥吏輩  
或不時白事頗難之因念此身旣爲朝廷所使即當  
宅其身爲氓庶觀自視公迄放衙皆不得苟簡以自

安爰卜中堂之西得隙地數十武捐俸庀材鳩工東向構堂三間又軒之鑿池其前蓄澄流以鑑心池東種竹數竿蒼翠之色內外掩映南北爲廊二道初由軒左凭欄而進取舊庭耳室而新之吏役白事或於此取□焉再出廊過月窻入正軒琴書帷榻不求甚脩雅各稱意而止堂右得奧室二區步南廊可與前通其室西北角小開而出復北面爲堂三牕間有風可以解愠階前有桐可以玩月再西折循廊以入有屋軒然則又南何與前亭相對余每公退之暇簿書

畢則披古史詩文一二卷時乃攜琴問鶴散步庭除或延寅友碩儒相與煑茗商確民生之利病政事之得失庶幾出我閒心揆彼靜理几席松雲斯無負云嗟乎余性耽幽僻家居不無小築乃一登仕版日事鞅掌每思歸去旣未得請今使自安於苟簡旣無補於民社之寄而又無以自適其性情其不至以仕宦作蘧廬以其身爲逆旅主人者幾何也此吏隱堂之所由作也或曰羊叔子因石城而爲閣楚大夫登蘭臺而歌風自古地以人傳類如斯矣則吾豈敢則吾

豈敢

鍾祥邑侯蕭公殉難記

李起元

世之論大忠大節者莫不以死國爲上雖然節一也而難易實殊或戰而死或守而死或從容就義而死是故免胄趨敵馬革裹屍奮不顧身者能之面着數矢而不動舌截一劍而弗降視死如歸者能之若夫力竭城亡引領待刃刀鋸迫之於前爵祿餌之於後七日而水漿不嘗百折而腰膝不屈題詩明志引刀自裁非學問素明卓有定力者不能也夫初志可奪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八

轉念易墮甚哉從容就義之爲難矣余於蕭公獨有嘉焉公諱漢字雲濤江西南豐人幼不爲章句學殫心諸先賢語錄每念古人成仁取義輒色飛神往其生平大志可知己丁丑成進士謁選得鍾祥令鍾祥郢負郭巖邑中州寇擾荆襄戒嚴公下車卽清保甲積糗糒飭樓櫓吳飛礮治火器日討國人而訓練之暇則進諸生談藝勉以忠孝其於簿書獄訟遇事風生而天性恬淡皜然不滓爲三楚循良冠壬午寇決濁河灌開封遂大舉汝寧荆襄皆望風潰除夕犯郢

公謂中丞宋公曰彈丸邑天子之新豐也橋山弓劍  
實式憑之惟有誓死以守與城俱碎耳且郢居上游  
石城不保則沔漢氣奪建瓴而下省會危矣朝廷之  
封疆爲懦帥斷送請以儒生一死厲三軍之氣可乎  
登陴誓衆矢石雨下賊稍却頃之衆復大合督攻益  
急雲梯亡算直逼城下勢不可支公易袍笏坐危樓  
中指揮自若已而城陷中丞宋公一鶴引佩刀自刎  
留守沈公壽崇以詈賊見殺公遂被執賊衆擁至僞  
帥所強之跪公瞠目詈曰恨不斬汝萬段我朝廷強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九

項令而俛首於盜乎僞帥怒以刃臨之公大呼曰速  
斷吾頭忠臣寧怕死耶伸頸就之了無怖色僞帥揮  
執刃者退誘之曰吾知汝清官能降我當不失富貴  
公復大呼曰我血性男子而向賊求官乎又強之食  
公却之僞帥知志不可奪令幽之吉祥寺有僞叅謀  
鉉圭者又誘之曰守死者腐儒之迂談行權者達人  
之妙用公毅然曰爲人臣子而從權三綱淪九法斃  
矣遂閉目不言勺水不入口者七晝夜忽索筆寺曾  
□□椒山臨刑詩於壁擲筆北向伏地大哭潛取沙



彌髮刀自刺其喉以死藉令貪生之念微動於中安能從容就義若此舉國聞之莫不痛哭如喪考妣賊爲感動取黃腸收其屍葬於寺後僞叅謀亦爲文以祭之稱爲忠肝義膽云自公死節至順治乙未閱十有四載有 詔旌明末殉難諸臣余從士民之請上其事於按臺張公公遂拜疏得 兪旨與宋沈二公俱祀名宦漢陽司李鄒公二瞻爲公里人又同籍適從直指行部安陸拜公墓慮昔倉皇收葬舊棺朽敗更治美木易之啟棺顏色凜凜猶有生氣買舟載歸

未朽之完骸歸蕭氏其意氣卓越爲何如乎余故並揭之以告後世之爲人臣爲人友者

甘棠書院記

龔鯤

立德立功立言古人稱爲三不朽予以三者必因事而始着凡乘權而有所措施則德功言每相爲表裏焉我郢倚石爲城枕漢爲池召穆公虎爲將於斯孫叔敖爲相於斯考其德功與言三者蓋炳炳如日星降至後而郢易州爲黠則德功言又不在將不在相而在二千石謂二千石帥吏而親民也親民之任最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十一

難治者莫若水昔劉定公觀河洛而興嘆曰禹之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郢距漢江之衝堤綿亘數百里實爲諸邑之屏障先是堤每決諸邑之民不克有居茲何幸而來我郡伯馬公初爲郢治中甲午歲沙洋堤崩削數十里田賦關係南黠灾祲將及一方時三院稔識公廉敏精幹交章聞於朝舉公蒞築堤重任公承命董作行撫字之法於力役之中暮年而功告成屬邑並南黠獲免苦於河泊三院上其事

天子嘉乃績公隨作有治堤一書水道水性劃然分明似伯益水經注鳩工庀事綜理微密似周公考工記跡茲治水一事而公之功在 朝廷德在兩隄言在天下被之曰三不朽庸諛乎越四年而戊戌有許家堤真君廟兩路堤齊潰潰又數十里而公爲郢黃堂矣是時也洪水襄陵民竈生蛙城不沒者版許民困於蕩柝公駕舟巡行於波濤之間問民疾苦發倉捐資全活者數萬人三院繪上流民之圖憫懷拯救欲砥狂瀾己亥 命下水戀戀堤畔不去無可着手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十二

迄於庚子當事美公徃績復以巨任予公公受任之日即檄鍾京潛景荆安武三衛計受利之多寡派夫有差更以身先董戒爲務遂驅車原野量弓口均勞逸且惻然有憂惟恐民力之竭戴星出入弗□弗蓋見民疲於奔命則涕泣以慰之飲食以勞之溫文以褒之以斯數十里長堤不朞月而功垂成因思公之所以成功者亦甚匪易也一曰得天時堤功發軔於今春春而雨夏而水天時自然之節也乃自公興大事動大衆天無淫雨水不揚波一曰得地利天時而

雨而水取土維艱民傷瘁矣乃若不雨不水而地涸豈非用力稀而成功夥乎一曰得人和用民之力而不傷民之心難矣又鬪丞林公別駕侯公司李黃公同舟共濟相與有成更難矣乃三院力贊公之可任而功果有成前分憲顏公知公才力足以克濟而一無所撓今分憲王公別公敏達遂公之才而俾公凡所建立皆有所就昔晉羊祜表上伐吳謂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杜預伐吳思功遲成周旋左右以之方公今古相去之遠奚翅逕庭哉而公之起民凋瘵固在

治水一事諸凡利益郢民如糜粥救饑勸農課織緩賦省刑靖盜通商建立文昌閣以勵多士之修業輝煌文廟以慰孔孟之在天種種實心實政體國如家則公之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於古龔黃何多讓焉今值堤工儒學文昌閣三事告成七邑薦紳子衿耆庶相率建堂勒石顏曰甘棠書院永誌不忘士夫走東囑予爲之序以予隸籍編氓叅陟部郎雖居燕邸而素沐浴公之膏澤者也讓三讓再之不可勉強爲之詞但使我七邑存古處之遺有厚道之譽不失以

下事上之禮抔土益泰其遑恤乎公諱逢臯字翰如  
順天人

重修府學記

譚 篆

今上右文興治申布功令廣勵博士諸生一時名公  
鉅卿仰德承流亦冝丕濯厥習誕登淳古而不盡然  
者何也蓋有變士風者有變變士風者不變變士風  
者而言變士風猶采薜荔於水而搴芙蓉于山也惟  
我安陸馬郡公則不然公命世王佐之才毅然以名  
教爲己責恒山以北學者翕然尊師之來爲黽司馬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十四

已獨好士雖軍政旁午日取士乳哺卯翼之善道祝  
化之迨今治黽士益免於摧折困抑赴課就程公復  
刻意墳典端己率物倡明理學沿關閩濂洛之遺凡  
鄒魯書無所不窺于易尤邃所着易解與伊川考亭  
相上下故其于用也不摹古不徇今不矜奇不飾功  
處己若淵粥粥若無能其與人徃復辨論也惟道德  
性命之旨至義利之分王霸之辨如樵談山漁談水  
本諸躬行實踐殆津津乎有味其言之也以故士薰  
其德熙然大洽而公更爲士慮長久焉爰治文昌書

院成進多士慨然曰學宮之不治雖嘉績多於郢邦于報本之義則闕余曰不遑暇後來繼今者言寧不若余則巍巍廟制卒待誰爲振起耶矧道學不明人懷福利亦惟祗舍道宮慮不廣大則盍其寅念于先聖祀事規我前型圖厥功有終以垂示來茲乃捐俸□□鳩材庀工自禮殿兩廡戟門啓聖尊經魁星名宦鄉賢至泮池齋所旁及更衣牲庖蔑不更新壯麗後之從事于此者惟時丹雘之黜堊之則世世勿壞之基也旣訖工公率諸生告成事觀者如堵相顧咨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十五

嗟曰允哉公德乃後人知公克勤哉去年大堤潰決時歲不登民胥昏墊奚暇治禮義公舉荒政活饑人數十萬因荒度土功馳霧露冒蛇虎不印自恤全付民有家而後與諸士得雍容進退以及此盛也昔孟子閑邪說以正人心先儒謂功不在禹下然則身禹之勞而兼孟子之事公之功亦不可勝道哉是宜壽諸金石以垂永世因屬余記之俾後世勿忘郢土風所自變云

重修景陵學宮記

譚 篆

景陵古竟陵也邑學宮舊在城內規模庳隘宜非瞻  
依居養之地父老傳百年前僉憲柯公感清河之祥  
徙置北郭卽今學廟地也僉憲精堪輿家言攬卜吉  
馬忽踉地異而鑿之泉湧石出是爲唐吳道子繪鐫  
先師像兆食吉遂遷建焉其宮古城環繞兩湖襟帶  
雉樓屏列于前鳧洲峰插乎左煙鍾霜艇夏荷秋蘋  
之勝恢恢燿燿鬱若蟠龍云廟制中爲文廟爲兩廡  
前爲戟門爲櫺星門廟東爲祭器庫戟門左爲神厨  
東北爲啟聖祠左右名宦鄉賢祠廟後爲明倫堂堂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十六

後爲尊經閣東西石坊爲表坊外泮水方廣十畝四  
時渟澈不隨兩湖爲消長閎豁深閭有嚴有翼百餘  
年茲矣癸未兵燹尊經閣及齋號官署祠庖等皆燬  
巋然獨存者大成殿明倫堂己丑火災殿復燬  
先師本主移置明倫堂顧瞻泮壁恫然心目吾邑數  
百年鬻黷瓊宮之盛一旦鞠爲茂草哉越數年西泠  
顧公巡視楚北同閩中黃公司李駐節景邑肅禮  
聖廟徘徊徙倚慨然者久之爰集諸生而語之曰廊  
道元含巾吐柘陸季疵萬羨西江月竟陵燿月似吳

天夙慕之矣以故休風顥氣代鍾名哲在先朝理學名臣則魯文恪蓮北公顧命元老則周冢宰敬松公陳司徒正甫公詞林宗匠則鍾督學退谷公譚徵聘鵠灣公駸駸乎其盛之也今兩湖燿月光照鬢宮而顧瞻俎豆風雨鳥鼠之不卹無亦多士之憾而司牧者之職事歟夫廟者貌也先王飭廟以隆禮將以報德也不崇其貌無以示敬如興道何且道之在天地也發於山川洩於人文而吾身參兩焉是上自日月星辰下至昆虫草木所以位育者胥是賴之國家舉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十七

帝王之政養士取人率用是理况景爲三箴名口人文所萃而廟與學委諸榛棘如報德何遂有守憲王公巡憲孟公先後太守馬公張公欣然同意爰偕邑侯劉君學正王君各捐官祿首登役書而義風所激競相舉助凡本石黝丹髹堊傭募咸取足焉而邑侯暨學正又命工圖式敦事者務極弘壯以合於度士人勤効職事不替年廟學一新工始辛丑訖以壬寅念茲膠庠重興落成之日適當

今上改元覲光之始黃公繼至率群僚從師儒聿觀



厥成復顧諸生而慶之曰

先師參前倚衡之訓欲隨所在見道也况專業其地者乎繼自今入其門者如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趨隅仰止進德修業庶其升堂入室用而行之中牟攝相之政則吾與有官君子及爾多士所當念也於是園橋觀者退而皆若有得焉是役也官不紀費而下不知勞薨棟傑構迥出城北危若仰止逸若履永義河之上巍然煥觀一時師氏弟子咸勃焉興起故居是邦樂有賢士大夫也勉我同志倡明正學以紹前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十八

休庶無負今日父師之教哉乃公謂是足以振今作後也勒使寓書於篆屬記其盛篆濫竽史職屆告養歸里躬際其盛不辭詮次其說如此

林郡丞內擢記

譚篆

維泰誓之辭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固謂天之視聽寄於民之視聽耳實謂天之心寄於民之心寄於民可格不可欺之心蓋惟民有心長上之所經綸注措見諸外者咸耳而目之亦即咸記而識之雖一行有造一言有濟亦必深以佩服形以忭舞聲

以傳頌永以歌思如所云終不可諉者矧盛德入人之深不僅以一節一誼着人耳目間者哉若吾郢地號瘠民號淳幾歷凋敝公道如故今郡丞林公徃拜熙朝虞衡之擢逆知借寇無由臥轍莫遂共採貞珉索篆叙述芳美鐫以垂遠公聞固辭曰予治郢是歟分內事耳此舉奚爲治郢非歟將引咎未遑已此舉又奚爲德罔敢任怨罔敢辭亦已久矣何邦人之不相亮乎郢人力爭曰公得毋以諛奉視此舉耶是以尋常銘勒槩例之也恐不足以副全郢仰戴無已之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十九

思公卽以筮仕之始逮今之治蹟自署一通付諸匠石留作繼治者之坊表亦未爲過忍禁郢人之銘勒乎公試思司理鼎州何如乎鼎州之人思何以至今不輟乎至膺吾郢黽丞秩匹馬西來僮僕數人行李半肩而已琴鶴高風公寧遜歟涖治之初衣不重襲食不兼味數年如一日常有軫恤民瘼溫飽欲廢之心公豈矯情而出歟每於暇時散步孟亭閱至有官白於雪是處春之陽一聯頻懼所以居心所以行政解能質此二語公豈晷刻忘朝廷忘斯民者歟肅

清戎政克理堤工在在經心猶慮不足以晏吾民誰  
不謂公多古風歟割俸賑饑散粟活人之遺愛也繕  
黌課藝明倫造士之雅化也重修應祀神祠豈倖福  
哉亦謂護國庇民冥實司之其道有不可畧焉者誰  
不信公之誠篤歟以至握篆黃德暨代理吾郢郡咸  
歌孔邇矣供億聽斷悉頌神明兩袖清風一懷明月披  
而拂之不一人歌而思之者不一處公獨不自信歟  
今年夏秋奇旱躬行祈禱期獲溥霏果應誠求千郊  
荷澤昔美傅霖今稱林雨噉者咸仰給於園蔬待命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二十

於種蒔矣虎近於衢妄肆吞噬居者行者兩苦之公  
乃譔詞虔告於神務殄滅此而後朝食於是負子渡  
河之事復見於今日使非至誠如公能有感輒應歟  
若夫志切救荒婉寓於通商惠賈情深樂善時開以  
省過集功江村啟市教澤流芳所以遂民生復民性  
者茲已驗一班而案無沉閣禁無淹滯訟嚴三反守  
凜四知廉平慈愛之風當無讓南陽渤海已公猶自  
遜歟篆亦耳而目之於公者飽德飫惠與衆同也忭  
舞歌思與衆同也卽郢人所力爭而反覆於公者已

可以誌公於不朽篆何贅焉篆尤閱古之尹京兆者居官無赫赫之名去後常見思然而郢人之思不俟去後抑又不止去先也駕軼前徽不數倍耶公行矣福郢者福天下矣沐化而歌思不輟者豈一隅之人哉公諱文學字應賡廣陵人

王大叅轉廉憲遺思記

賀運清

君子之用世也八則周公召公出則山甫申侯俾偉伐茂竹帛顯懿播來茲於以光贊而稱弼亮洵足述也百世後猶將沐浴詠歌焉况親炙之者乎然或伏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二十一

蒲補牘對仗讀彈文矣令之解繁治紛腴理恐未洽也抑或甘澍和風四國慶膏陰矣移之握兵籌餉敵愾恐未紓也求其經文緯武一身繫朝野之重而左宜右有措之無弗適者則惟我荆西守憲公祖王公也公屹然於黃門鎖闥有年矣霜凝白簡海內咸想望丰采其得封奏駁正者裨益弘多

聖天子以端揆將掄俾更習民事首簡西隆次膺楚藩亦猶汲長孺臥治淮陽重股肱郡寇萊公鎮天雄北門鎖鑰非公不可然殿虎夙望罔弗凜凜公至則

恬澹寧靜行若無事惟恪循成法責大指已耳郢□  
兵燹來瘡痍未起元氣未復加以水旱疊罹軍興旁  
午公之不事擊斷而樂與寬大意在斯乎迨壬寅冬  
以西寇阻險征兵雲集期會三省兼發 禁旅我公  
移節河溶轉輸籌策不下鄴侯而能使庚癸不呼逆  
孽遂以削平厥勞難泯甲辰夏

朝廷以奏最上考擢齊魯臬臺雷電明勅天下將取  
平焉金甌□卜行見輝映紗籠間則食德蒙庥又寧  
獨在郢土哉且何以文望典闈士欽永叔今乃五載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二十二

流膏人說峴山斯舉也未足揄揚盛美亦曰甘棠之  
遺意云公諱廷諫號念蓼山西平陽府翼城人

重修學宮坊表題名記

王吉人

夫坊曷爲乎建人盡知爲一代之科名重也今圯矣  
又曷爲乎修而其所以不盡爲一代之科名重者人  
未必盡知其義余請得而詳其旨歷朝之必有制科  
制科之業有表建一時光寵靡不榮之逮風雨漂搖  
姓氏剝蝕且榱崩棟折華表貽憂向之登賢書遊□  
死者幾同朝槿亦安望後此克振蔚林永思華國□

此有心嘉與者之亟圖整理而不靳捐倡於一日也  
今六坊並舉七邑改觀旣闡幽遐亦彰明備爵崇者  
着德厚者流科巍者顯名列者垂俾仰止者咸得悉  
數曰某某立德某某立功某某立言思齊足尚將見  
漢之南北莫不共相砥礪以副斯文在茲之化也余  
固不多髡伯張公司李史公思馬斯材之善政而見  
其舉敝扶衰以振都人士光前啟後之摯意旣儲  
聖朝菁莪樸棧之材直與制科建坊之初旨同符而  
併以俟百世之師帥吾郢者爲踵事增華之漸也嘗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二十三

繹記曰言坊行表有如此者其卽是舉以誌兩公之  
世法世則云

文昌書院記

汪煉南

昔文翁治蜀呂造就人才爲急務黃霸守潁川先教  
化而後政刑治行爲天下第一是知民有四士居其  
首故留心文教爲

國家振菁莪之化吏治之大端也然百工非居肆其  
事無由成士子非燕閒環堵朝斯夕斯其道無由致  
逖稽曩代自黨庠塾序而外鴻儒名宿有三鱣堂有

白鹿洞有孫敬之戶有董子之帷迨至先明江左之  
吳康齋晉之薛文清嶺南之陳白沙越之王陽明諸  
先生者皆有書院而四方颯颯皆知興起矧

聖天子敦尚實學制科維新苟非英賢萃處敬業一  
堂彼此揣摩兼長沙廣川之長發關閩濂洛之奧恐  
兀處一室閉戶之造未可爲一日之先資也我隄守  
張公祖以應運鴻才撫郢七載勸課農桑贊平西逆  
聿新文廟招復流亡以及築堤造橋賑飢恤乏諸善  
政更僕難數而尤注意者則培養譽髦一事下車以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二十四

來延見博士弟子考論經濟課習菽文見之者莫不  
虛徃實歸起靡還雅昌黎復出矣尤慮厝稽無地士  
顛渙處觀摩何資擇文昌閣內鼎建書院捐俸貲解  
乘馬不侵官不斂民剏拓新模一旦飛雲傑構雄跨  
石城洵爲盛世隆軌從茲英賢鱗萃蔚然莫媿頌得  
人之慶者推振興之功詎不歷千百祀永矢弗諼也  
耶工成郢人士謀欲勒石以誌不朽而屬記於予予  
樂觀其成據事直書無所鉛節固非彼阿私者可同  
日語也蓋異日高擢台輔山高水長郢以此爲峴山

之石南國之棠未爲不可是爲記

甘霖記

龔鯤

嘗觀天人相感之際亦甚速矣顧有道仁人之長其爲願欲天靡弗從如我黜伯張公爲人寬弘勤厲不減古漁陽守惠政班班七城沾暨吾知於天必有動也癸卯夏會天大旱郢地皆赤公抱雲漢憂卜吉戒禱徒步告虔於方社仍率各邑舉行鍾邑侯程公同黜大夫饑溺由己之盛心一誠敬格不三日卽雨七日大雨一時農夫相與慶於野行旅相與忭於道咸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二十五

曰此黜伯之賜也微公吾儕其槁虜人徒知郡伯之賜而不知黜伯之仁愛有感於神明故觸石膚寸旣霑旣足矣昔春秋時有務農重穀閔雨而書雨者公之行事見於紳衿耆庶之謳吟殆不止於務農重穀閔雨而雨可不書乎誌於石所以見天人相感之速而有道仁人之不同於泛泛有如此言之不足請贅以歌歌曰肥蠶朝見何草不黃下土煖焚虞被倉箱賴有使君升輦循良圭璧輸誠竟格窮蒼萋萋祁祁烏兔寢光滂沱千里免其巫尪桑林之禱媿美揚芳



大旱作霖有秋不忘環祝

帝眷俾壽俾昌公諱尊德號懋修遼東之錦州人

重修文昌閣記

鄭茂泰

郢有文昌閣形勝自東逶迤而來闔郡之風氣蓋攸關也以資討尋則人文之應求萃於斯以奉帝祠則神靈之呵護憑於斯層峰送翠漢浪環流潏潏蒼蒼氣象萬千或登高而作賦或樽酒以論文或迎旭輪於東隅或披爽籟於西巘胥臺張其雄風青泥瀉其僊跡縹緲雲霞之表迷離燿樹之際四時之景不同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二十六

而抒懷亦無窮也自經兵燹舊址荒落雖前此構有寧宇而垣墉門屏多所闕畧維我髡伯張公司理史公縣尹程公公餘之暇時至止焉進諸多士講藝其間每俯仰興懷尤欲踵事加麗壯厥觀瞻更謀置學田贍育士類夫我公之績茂矣兩橋跨虹臨星煌煌巨觀引重致遠利有攸往矣至若澤宮舊坊傾圮日久無復有過而問之者公與史公毅然整理舉數百年湮鬱之色與昭代文物之隆一旦煥然更新俾前芳可追後美堪垂繼往開來剏不朽之業以留貽後

人噫公之績茂矣而復取文昌勝地以增所永有而  
飭所未備則登斯閣也咏菁莪歌棫樸不且與頽藻  
並馨橋梁並峙也哉亦何能揄揚其盛惟錄文昌陰  
隲一編以當祝頌焉

甘霖記

鄭茂泰

人之愛人必因其德而天之愛人亦必因其德也人  
愛其德則稱揚之天愛其德則扶助之此一定之理  
關中程公起鵬爲人重厚初任爲鍾祥令邑數年來  
水旱頻仍征徭不息民困矣公未下車父老子弟仰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二十七

天而祝曰安得使君登吾衽席而惠我無疆也望公  
如望歲焉及甫下車清數壺冰仁同膏雨草滿園中  
糧棲隴首催科不擾洵催科中之撫字刑罰不濫信  
刑罰中之教化政治爲之一新風俗因而淳厚果獲  
如願是天不棄斯民而特賜之以公也吾民何幸歲  
癸卯夏蘊隆蟲蟲流金爍石鄭俠之圖或所未免公  
迺軫念疾苦啜蔬水掃除壇壝撤車蓋步行禱于  
帝三日遂致石燕翻空銀蟾離畢而霖霖沾矣暨七  
日山川出雲甘霖如注旱魃去而清風生儉歲轉而

豐年兆民其有賴乎非公之德不及此於是四埜之民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招而自至相與聚族而謀圖所以報公將躋彼公堂稱觴以進乎抑尸而祝之按時以行乎凡皆一時之盛事而不足以垂傳不朽則金石爲要也故譔一言鐫之片石併泐平日之歌頌用以紀公之德而着天人之愛聊備楓宸之一採云

修諸堤記

賀運清

澤國之命懸於堤修築之工視乎上周禮云善溝者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二十八

水漱之善防者水厥之蓋固則沃壤不則灌莽矣固則廬井桑麻不則鼉室蛟宮矣况人煙村落繡錯宛然且任輦車牛往來如織爲郢之巨鎮哉堤居鎮之東隅鍾京潛景參屬焉攷禹貢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於大別郢居中土爲漢水衝其間如許家口草廟眞君廟舊口聶家灘潘林垵等處綿亘數百里自壬寅秋陽侯肆齧堤堦崩潰爾時值掃蕩西寇軍興浩繁夫徭疲瘵官與民竭蹶於郢房香溪者二載奇迨甲辰八月奏凱烽寢燧銷守憲馮公持節新臨卽

諄諄以修堤爲首政適黓伯張公別駕米公司李史公與鍾邑侯程公俱留心民瘼而水利之職惟我黓丞劉公專司浹日間公甫下車毅然任之且公以英英妙齡起家自清華玉案中民艱若歷櫛沐弗憚受事之日即單騎走水次樁橈原隰靡有寧處自城南至潛沔凡堤之決者約二十有三以甲辰冬之十月□鳩工庀事築登隕竹捷菑削馮其拮据河干者霜□□雨不遑偃息各口分寄又委任得人閱乙巳歲□□堤報成暨今厥防底績下土作乂熙穰生聚指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二十九

□再見焉雖古稱白渠鄭國寧多讓歟夫禦灾捍患□在祀典黑壤黃壤勲高禹甸我公之績其鐫碑珉□永久豈獨在一日已哉是爲記公諱餘霖字筠菴□大宛平人

疏通順河記

譚 篆

□朝定鼎以來潛景沔三屬數罹水患波臣一怒□□墊萬頃之沙荒極目窮燼咸成沮洳蓋不減□□年矣士民流離轉徙廬空賦逋上下俱困所□□者蘆泆支流一水自潛達於景沔潛堤一受衝

決則景沔下流漲漫停積嚙沒不可意計守道馮公  
祖本府張公祖惻然憂之常諮輒善道以拯救斯民  
饑溺由己之懷誠有夙夜在寤者及戎府劉公祖以  
專司水利來郢饑溺由己之心亦如馮張兩公祖之  
心力爲詳請圖策萬全親臨踏驗虛衷諮訪集三屬  
之印官與三屬之紳衿耆老數講求於潛之明倫堂  
雖日月爲明不厭詳慎反覆道左周爰諏度始定築  
堤不如疏河之議相其原隰惟疏徐旗鼓河爲三屬  
公利公害之處遂命三屬鳩工啟土于五年七月十  
五日厥疏乃成此河旣疏蘆泆一源之水得兩河以  
分其流潛之東土一帶可無潰堤之虞潛堤不潰則  
景沔並受安瀾之賜三屬民命甦于此河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三十

朝廷田賦足於此河昔神禹鑿龍門南方水土旣平  
蒸民粒食今徐旗鼓河一開潛景沔旣安且寧

聖天子陳常時夏四方攸同部院大寮謂措民衽席  
功非淺鮮馮叅議之碩畫弘猷各官之勞績不可泯  
沒勒石紀功以彰樂利洵天地至公之言也張劉兩  
公祖共勒一石宜與馮公祖石並垂不朽云

重修安陸府治述事記

張尊德

曾聞敬官之道勞其心以治人不敢逸其身以廢事  
范文正公記岳陽樓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其自命爲何等及安撫西夏羌漢咸歸入居  
政府條畫燦然固非徒託之空言也李文靖嘗讀論  
語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聖人之言終身可誦故  
四方艱難必以聞而治第則廳事僅容旋馬古聖賢  
公忠殫瘁類如斯矣愚不敏幸邁時會敷歷鄒魯秦  
晉間披荆剪棘綏輯雖亦多方媿無他長表見迨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三十一

今上御極之初年典罷郢中甫下車環視民生竊謂  
教養之宜周也牧圉之宜繕也災荒困乏之宜救而  
輿梁陂障之宜修也孜孜焉慮弗給仰屋躊躇更見  
府治堂廡皆敝陋宜葺而時絀不可舉羸擇要而圖  
當先其大者急者何暇爲寧處計耶會西山逋逆六  
師徂征余惟糗糲芻茭奔走供億之不遑更率夫梯  
輓辛劬萬端乃從嶽崎莽菁中憫祁暑以恤饑疲時  
醫藥以療疫癘俾瘡痍稍獲振起削平之餘嘉與休  
□獨念郊閔西南兩橋傾圯往來有中斷之虞而又

忍與道謀遂罄捐叅千金董成巨工隨以鍾屬眞君廟者堤閔繫數邑田疇則定議協修以固邦本猶未及爲居室經營也內午仲春適以潛堤久潰築舍紛紜痛彼淪胥親詣條畫欲砥中流之柱忽傳祝融四扇郡中民廬多燬延及官署因嘆陽侯旣已弗順崑岡何復燄生拯溺無能救焚靡及是余之不德也夫□歸見煨燼滿目僅寢室數椽書齋半楹與神祠賓館猶巋然存而或則文其說曰隄自故明嘉隆荆設以來歷有年所意者革故鼎新亦思式廓鴻模乎

有司輒以鳩工請余以鬻序未葺雉堞未整流移猶未盡復賦役猶未盡平我躬抱疚即暴烈日而宿嚴霜所自甘也但解囊經始理固不容辭者於是平值庀材諸工咸集時復因景陵積逋捧檄清釐至則廣布招徠哀鴻還定盡出俸廩以賑給垂死之窮黎所全活者甚衆因剔收戶積弊著爲徵解良規杜絕侵冒監置櫃簿豁除夙逋勉事捐賠兼攝道篆停訟止爭凡驛累差苛一一有禁及返郢而邸舍悉已落成蓋土木之興寓懷施濟由此涖官出政乃可繫屬蒼

生因額其廳事曰體國養民曰大中至正顏其後之  
諸堂曰寅清曰居敬曰忠愛卽退思之所而楚望有  
樓復其舊也昭華有軒小暇有居則前後所增拓而  
未灰者更置西偏之館曰凝香思存芳潔也曰寶善  
思邇賢良也或謂子大夫志如斯請有以述所志者  
則應之曰余有志焉而未逮也盍俟諸適文衡試郢  
俊秀將升司收有彙茅之任乃振幽拔滯片美皆甄  
罔敢有棄材焉郡乘爲風教攸關乃探微集逸衆長  
悉備罔敢有穢詞焉或謂此非寶善之大端歟余曰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三十三

未也爰飭闕宮而坊表惟彰爰恪廟祀而祝釐惟虔  
爰鼓絃誦而書院克修課業惟專或謂含芳矢潔此  
其明驗耳余曰未也值計典復舉六察風行廉法必  
揚怠弛必儆曲全善類不求人知以及訪剔豪蠹亦  
不寄耳目以織菜傭寧簡毋濫糞免毛索株牽而閭  
左得安或謂忠愛有如是者乎余又曰未也息事將  
以寧人和衷端在協恭而言不飾僞行不乘方夙興  
夜寐中外肅然或謂居敬之道備於斯惟寅惟清寧  
復有渝焉者余猶曰未也鼂境茶園屯金港口一帶



力役繁難遵時令而酌劑之用一緩二俾民無離心  
沱江蘆泐河束濕惟艱錙銖泥沙衆恐罔濟則覆請  
報罷省三州縣金錢數萬但疏築其易爲功者以符  
上意協僉謀也至分覈諸工百堵齊作推同官專董  
而身不預焉兼且墾荒蕪調郵站詰戎備弭盜源奠  
金湯惜商販尺帛斗粟無虧取晨烏夜燭不驚棲而  
水旱虫蝻則必以報蠲恤下究弗致屯膏頒賚歲及  
貧士施予遠被家鄉或以爲此真足體國養民矣而  
余更歉然曰是奚足哉或廼謂吾聞聽斷允明寬嚴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三十四

合度禁網疎濶圜扉空虛近雖人習於佻數興大獄  
質成之頃子大夫一本持平恩不廢法理冤結而生  
全實廣省繫解而道路以寧夫如是之謂大中如是  
之謂至正其何可不昭茲來許而勒爲箴銘言未已  
復有勘堤之役跋履荆南力遏橫議障狂瀾以衛萬  
姓當事鑒其悞摯同官得有持循紛囂遂定又未幾  
而估變藩產之令下矣集議鄂城多方披瀝精誠可  
質諸鬼神民命藉緩于湏臾會逢

溫綸沛發胥慶無疆而躋堂酌兕之誦於是乎興焉

客乃躍然起曰有是哉天人感應之理一何奇而辛壬癸甲之際亶云劬瘁哉黠治之去故而取新也肇自勤民方將勒石而土田咸乂功叙矢歌也更不止於勤民卽以斯播管絃傳載志宜知所風厲矣余惟念不敢告勞不敢耽逸祇思憂樂同民以庶幾勿忘敬信節愛之義則惟書諸座右用爲鞞鐸焉爾爰集答問之詞而授之記

安陸府題名記

張尊德

名者實之賔也而循名可以責實則分義生焉矣自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三十五

三事大夫以逮百執事各有攸司惟日孜孜以殫厥心而勤乃職思稱其名也此題名之所由昉歟古者岳牧並建蕃宣有資至漢唐宋每以巨卿典郡得專表率而璽書炳耀旋晉樞機其僚佐備一時之選多躋臺諫彼皆實之克踐名始副焉而後之有位其可湮滅無聞也哉郢於明季沿革旣已不一流風餘韻鮮克有存我

國家肇造復舊名而仍黠制官茲土者有人矣使題名弗立何以昭示來許適余邁會維新重闢府治旣

述丹牖所有事而志式廓之良規更念名實相宣必有爲之前厥美斯彰必有爲之後厥盛斯傳則以今視昔昔可爲鏡也以後視今今宜自砥也繼今迭起因題名而思分義豈不夙夜以圖永譽耶爰溯本朝開創以來正佐咸得列名尚虛左以俟來者亦循名責實意也

重建孟亭記

史颺廷

人不高則不費事不勝則不芳千載下求所謂高而勝貴且芳者大率惟詩人得其不朽而於孟襄陽尤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三十六

有足尚焉襄陽嘉遯自扃鹿門非若李杜諸君魚藻鳳梧賡歌帝室竟甘賦不才主棄致來元宗誣朕之辭後益山水有踪而金門無跡固知聞人餘韻何必廊廟何不山林但能豎品能選事均足並垂百代矣試即其詣郢一事乘雪策蹇登山探花想見當年直是輞川詩畫無惑乎右丞心契脫腕圖之而上之於石後人隨翼之以亭也亭在治後密峙雪堂遶砌有梅或絳或白雖非古榦頗亦紛披殆烟雨蝶迴參橫斗轉襄陽宛在終始與羅浮之歌吹晨夕相依凡躋

是亭者咸得覩其儀容談其勝事而謂先生之耐寒有取獨于飛絕跡滅之時逍遙乎爲破瓊叩玉之舉以得至於今也猗歟休哉亭建有年圯而踵事代不乏人爰知先生之神化信足以中孚而人之愛戴同於饑渴也今歲次丙午春仲朔越念有八日郢郡火官民廬舍多付咸陽而亭亦就燬恭省先生之遺像壁立猶對燼餘待澤之殘梅愈見先生千載之眷戀古郢而祝融亦莫敢再逆顏行矣余幸有緣分理郡獄裒慚寶樹喜接芳隣敢視先生露處而不爲之所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三十七

用是請於黽伯張公懋修慨然同志黽丞劉公筠庵別駕米公雄南暨余各捐俸鳩工以成再造而先生之有所憑依庶免後之考古者咎吏俗褻贗置高人勝事於無徵爾

重修鍾祥縣治記

程起鵬

鍾祥舊安陸州地明世宗入繼之十年陞州爲府增設附郭鍾祥縣於黽城之東南隅卽故廣盈倉射圃址倉口縣治地位高明據山川之形勝卦分巽域占人文之秀區二百年來洵巍然巨觀也癸未闖逆變

後一火於火一兵於兵蕩爲瓦礫雜爲民居而縣治  
兩易厥宅與編氓溷處者將二十餘年矣

今上改元之歲余承乏茲土蒞任時日擊偏隘惻焉  
悼惜柰時值水旱西征旁午匪惟民力艱難卽余亦  
疲繭無似康熙三年甲辰會守憲馮公憲駕新臨黼  
伯張公等亦各以勦寇之後凱旋黼治復歲登大有  
邊鄙無驚士民咸告余以捐資興復舊治之意余唯  
唯達於上得所請遂捐俸買廢戚蔣宅納鏹於司擇  
吉庀工而諸紳士里耆亦各出所有助修始事於今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三十八

年之初夏迄初冬而告落成焉基址之故侵削於兵  
民者悉爲料出繚以周垣堂廡門廡一如舊制而稍  
增式廓唯賓館神祠易西何而南易相次爲並列爲  
稍異耳其他贊治有署案牘有曹庫獄各有職守無  
不犁然備具維陽月念有四日余移往茲堂而任事  
焉紳士父老咸樂觀厥成歷階而進曰從來大功之  
告成也例假薦紳先生記言以誌不朽今公之興復  
斯治也凡其中之一木一石一縷一甃皆公之心所  
經營而手所拮据者他人□千百其言不如公一言

之爲親切願丐手記以勒諸貞珉可乎余曰是役也  
匪敢自以爲功也不過爲黜邑建久遠之規上以奉  
上臺之成命下以應都人士之籲請告成事於地方  
云爾其敢以自爲功乎既不獲辭姑爲記其歲月顛  
末貽後來可耳於是乎書以付之石

鍾祥縣題名記

程起鵬

惟王建邑畫疆分埜陳設官吏凡以統一斯民也宦  
遊於其土者或三年報政或九載超遷或一歲而以  
循良拔擢雖所歷不同徃徃身去而名存傳其政蹟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三十九

而追慕其平生然歲月遷流時事更易慮其久而泯  
沒不彰焉此題名之所由作也誌其姓氏紀其鄉里  
具其發跡之由來詳其年月之實歷次第而剟書之  
其爵秩可得而攷也則其品行亦可得而稽也故明  
嘉靖十年升安陸州爲府增設附郭鍾祥縣百餘年  
來歷官數十舊有題名蕩爲瓦礫矣

國朝開闢二十餘年奉 簡命蒞茲者已閱數君而  
題名尚爲缺典余受任之三年旣復舊治而鼎新之  
其先代歷官姓字已纂入縣志中今自

國朝爲始凡我同官悉爲紀載壽之片石樹之堂西  
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皆嗣續而備列之用以彰  
國家得人之盛與諸君子宦蹟之榮云

詠雪堂記

劉餘霖

康熙甲辰冬余以中秘除郢黜丞越丁未將及瓜每  
服官之暇輒得望古遙集而丞署之東偏有隙地長  
可百步廣如其半前有巋然於嵐翠中者白雪亭也  
壁有浩然踏雪像相傳自摩詰手後則羣山蜿蜒擁  
戴城郭而巖巖於諸峯間者陽春臺也凝紫堆藍俊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四十

氣助人固宜堂以收之也乃屬薙氏剪其藂篠治其  
污萊蒙茸淨而爽塏成相度而屋屋有三楹虛其四  
牖匝以短垣垣放山入便遊睇也屋前植花石背種  
疎桐垣外有梅有竹曲曲可尋澹澹自適閱春徂夏  
堂始成也若迺會心怡眺春則梅笑竹簌煙煖風輕  
夏則雄風颯颯解愠滌煩倘或白帝乘權嬋娟減致  
猶有梧月篩金山蟲唧石即至冥神司令山眠木瘦  
而遠蒼一抹點點飛鴉堂中之氣候不一應接摠富  
於是與客徘徊其間額之曰詠雪堂蓋堂在白雪歌

中詠之而宋大夫之高調尚留几席孟襄陽之逸致  
宛在陵阜陶咏以移其性情古昔之風規皆感奮留  
連之所生也因思雪之氣嚴嚴則私之所不敢干堂  
雖燕私而凜烈之氣堪栗人肌膚也雪之質皓皓則  
纖塵之所不能受余詠茲堂而素絲之志足礪人齒  
牙也此則命堂之旨也若夫宦跡靡定後之君子或  
陵谷任運或踵事增華茲堂自有遇合非余之所能  
逆計也因爲之記

蔭榆亭記

劉餘霖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四十一

事有不繫於損益而輒動人以無窮之思者雖金石  
或不足存而水火卒不能壞斯亦終不可壞矣予自  
西清量移郢丞署之右圃喬木繡天虬幹蔭地亭於  
丁者茅簷土堦戶牖樸簌儼如山林亭有額曰蔭榆  
石有銘爲萬曆丙子歲汝南宋公所創宋公以納言  
左遷銘詞溫厚深雅坐起不忘其君有古君子之風  
後之人不忍易其制而數經兵燹得以無改也予甚  
樂之休暇必嘯咏於茲風雨之夕花月之朝予未嘗  
不在斯亭之下也丙午二月邑人不戒于火燬及官



舍斯亭與焉銘亦剝爛不可捫越四月而予復踵成  
之易茅以瓦名仍其初嗟乎自宋公創亭歷今甫九  
十載當日古榆載道有行有列錯幹橫柯交陰接葉  
涼颼時來好鳥遙集勒石以銘之寧知其有今日而  
俯仰之間蕩然幾不存其槎蘖矣又安知數十年之  
後冰雪蝕其外蟲蠹叢其裏今之矗然孤拔者胡不  
隨歲月而漫滅哉使後之人責斯名而問斯亭奚識  
其所從來歟而昔人之遺韻其得與此灰燼僅存之  
片石爭顯晦於旦暮也夫予用是又有無窮之慨也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四十二

是爲之記附於舊銘之右以告後之官於此者宋公  
諱訓號乾峰予則都人劉餘霖也

傳

卷三十二

三忠傳

宋之屏

國家不幸有興廢事人臣不可無持廢如興之節宋唐以前無論終有明之代慕義砥節之臣豈其烈烈視古人有異哉但見聞者垠於耳目及或耳之目之初無不壯其節悲其遇久之事過時移傳說漸少烈烈者竟汶汶耳余往來燕冀間亦間從長老聞諸君遺事丙申冬分藩楚之安陸隄又得故撫君宋公鶴峯泊沈留守蕭邑令殉難實紀當逆氛起豫中卷甲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四十三

而南所在草伏郢有死事三君子獨蕭公以立傳而二公闕然將毋闡幽式遠有未備耶遂並爲之傳托副墨以永其蹟宋撫軍鶴峯名一鶴順天宛平人也少有大志喜談兵中崇禎庚午鄉試公自以其志稍酬慨然有用天下意是時方開言路敷求賢俊選人并重三途公由一科服官至庚辰三月以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分巡下荆南道從督師楊武陵疏公邊才堪大任乃授楚撫節鉞庚辛間楚屬雲擾而荆襄歲歲苦兵公謂郢控襄連荆爲江漢之蔽也且陵寢□

焉因開闢其地受命之日卽厲氣治戰守備極荼瘁使共事將士相與戮力同仇豈不居然一長城哉無柰相率畏死卻戰處處畧同至壬午除夕賊由石牌潛渡不崇朝守陵官兵先潰走賊帥遂率衆蹙城下燿塵百里城上人已先與賊者城亦隨潰公解所佩刀自刎城上以完大節葬於郢之三里墩焉沈留守壽崇江南寧國宣城人崇禎間中武進士科授郢留守司壬午因執循謁見禮犯御史怒遂撫過論之公註籍聽旨視其身名爵秩蘧廬耳公雖裘帶翩然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四十四

儒者至語及家國搏鷹攫虎逞逞神見於色及賊勢大熾公日圖捍禦之策顧以論劾不得與聞時事癸未城破公服命服端坐堂上以待賊賊入門怒向公公顏色不爲動叱聲曰吾惜不能當闔任盡殲汝輩沈留後死卽死耳固不受汝屈辱於是北面再拜恬死賊办公死而其妻濮陽氏家居聞變矢志克全節操以是尤成留後義聲云蕭雲濤名漢江西建昌南豐人讀書不事章句殫心理學家言常與人究及義利生死之際輒慨然古人自命此其負性大致然也

崇禎丁丑間成進士謁選得郢之鍾祥鍾祥固巖邑公至則剔釐有聲案簿無停事矚然純白爲楚循良冠逆賊寇郢公督守甚力中流矢不反顧城陷羣賊擁公至僞帥所強之跪公曰我強項令而辱死賊手耶僞帥怒欲劓之公遽引頸受劓了無佈色僞帥知其不可奪乃誘以官又強之食公伏地大呼曰蕭鍾祥旦夕問人恨不斬汝輩萬段而紛紛者安爲哉賊遂執公吉祥寺有僞叅謀絃圭諭公以達權自愛公叱曰此權可從三綱頓五倫斃矣因七日不食死賊

軍若宋公乃賊潛渡不及覺隨攻隨潰固曰大厦將傾時數使然以封疆大計論則不免春秋之義矣雖然是則公所遇之不幸胡足掩公大節哉彼之懷二心究竟同歸一死者不知何以對三公於地下

邈邈仙傳

鍾惺

邈邈仙姓劉名方衢字天亨少具穎資讀書村塾多信口成句見水中眠牛口占一絕不用繩索不用牽任他逐浪任他眠饑殮天上長春草渴飲人間不斷泉及長讀易聞邵堯夫子半天心之說欣然有得遂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四十六

棄去舉子業出遊鄂渚靜寄鳳凰山麓之五聖祠倚祠墻爲席編荻葦爲蓬布石於地堅臥其上無冬無夏三十年如一日徃徃見其出市拾瓜皮梨核食之非人棄者不取塞至取市中敗絮敝縷補綴舊衲遮體鄂人初厭之既稍異之遂爲邈邈劉神仙先生悟道日廣語悉前知名沸都城遠邇問道四方賢士大夫過楚者以得先生一語爲快先生啓口皆怒罵遇其喜談則終日不絕口其旨本性道位育孝弟誠明先生嘗云吾非黃冠吾非衲子故立說不外儒也對

當路權貴每呼名而發其隱衷或引譬經文證以故實初若江漢終如符契有以禍福成敗問者輒言微中無不垂者帖服焉前後奉先生惟謹者獨漢陽孝廉孫公世恪事之不倦以故三十年語錄孫氏備載成冊郢人至今思之壽其像於剞劂書先生法言數則於上競請奉祀焉

陸文學自傳

陸羽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有孟宣孟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人才辯負性褊譎多自用意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四十七

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多嗔及與人爲信雖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不訾也上元初結廬於苕溪之濱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譚讌永日常扁舟往山寺隨身惟紗巾藤屨短褐犢鼻徃徃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其家惇露育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九歲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無復

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爲孝乎羽將校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用矯憐無變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厠踐泥污墻負瓦施屋牧牛二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問字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其字但於牧所做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日曠又求於寺中令芟剪榛莽以門人之伯主焉或時心記文字懵焉若有所遺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四十八

灰心木立過日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衣詣伶黨著謔談三篇以身爲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緝學工書天寶中郢人酺於滄浪道邑吏召子爲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捉手拊背親授詩集於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書

於火門山鄒夫子墅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馬驢幫一頭文槐書函一枚云白驢幫襄陽太守李愷見遺文槐函故盧黃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己之所惜也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泊至德初秦人過江余亦過江與吳與釋皎然爲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爲善若己有之見人不善若己羞之苦言逆耳無所迴避由是俗人多忌之自祿山亂中原爲四悲詩劉辰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四十九

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竝貯於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節烈周母孫太夫人傳

江南齡

勅旌節烈孫太夫人乃登萊道太叅公周介菴之太母也生有志節孑然絕俗不與凡女子同長卽讀書知大義嘗閱明張夫人救楊忠愍疏云君有難臣不救謂之不忠父有難子不救謂之不孝夫有難妻不



救謂之不義輒俯仰激昂泣數行下曰人生天地間當如是矣及并歸於周其事尊章佐君子粥粥如也乃不數年遂穨未亾人當是時太夫人則擗踊長號矢同穴志幾不欲生顧介葺公方在娠中夜復撫膺太息自念曰未亾人死則死耳第先君子血嗣焉在宗祧焉托使徒以一死自明而先君子有若敖餒而之嘆其母乃未亾人是戾因淚簌簌下嗚咽仰祝曰天乎吾夫不幸蚤夭猶冀哀而憐之俾得一男以延厥後未亾人死且不朽後果得介葺公自慰復自泣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五十

曰而父若在而喜可知也嗣是莊居闔閭其撫介葺公恩勤倍篤能言教以母誑能行郎出入步履惟謹稍知識卽令視聽不佻動息必以禮及就傅晚自外塾趨庭揖卽誨以古賢嘉言懿行忠孝大義其於小學內則之訓可謂兼之乃介葺公生甫十載而太夫人遂殉闖寇之難云先是櫬槍墜地芒燭天有聲豺虎滿中原而楚被闖禍爲猶酷太夫人始聞而憂之曰嬰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其今日之謂乎吾向也畱其身以鞠子今當殺其身以報夫義有適宜固

然無足怪逮寇氛浸逼游及郢郊太夫人遂手拊介  
菴公而嘆曰吾義不可辱不能復顧若矣若此三尺  
軀吾長養之最艱難若母忘吾志當奮起有爲以報  
而父於地下家人報曰賊近矣太夫人遂急勢面抉  
目躍身頭觸棺破腦血上濺紅霧噴天若霾若晦空  
中隱隱聞號泣聲以死死極慘烈悲夫間嘗讀楚投  
江女子之詩辭哀旨楚豎白不汙而是時鄂都劉貞  
節以七十老人罵賊捐軀丹心雪髮皆足振頑立懦  
凜凜有生氣而况太夫人撫孤植節更能以一死風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五十一

勵後人遂以奇勲偉伐聲施赫奕俾家有孝子國有  
忠臣其克明大義猶爲錚錚皎皎古今人之不可及  
者乎介菴公旣悼太夫人之瞑不復視也又自痛念  
之思必顯揚以自解終天之隕恨也越三十二載遂  
有撫降王將軍輔臣之事當是時介菴公珥筆中翰  
久以文章經濟受知大學士圖公及寧羌告難提督  
王輔臣交通吳耿二逆虎踞平涼康熙丙辰圖公奉  
天子命督持撫遠大將軍節鉞視師西陲介菴公以  
文士從戎叅贊帷幄至軍郎進謀曰軍法前死後生

惡陰喜陽先據北山者勝既戰如其言於是慷慨指陳大計抵掌於撫遠大將軍之側曰關陝天下之脊也吳逆不從川底陝而戀棧常岳間誠出下策今輔臣舉足輕重實係天下安危雖寧羌一時激變心必未定其惓念

國恩猶育不忘視痿不忘起也倘得能言之士說而降之機不可失此千載一時也大將軍則顧首肯曰是矣孰可往者介葦公應聲曰某願往大將軍曰不測奈何忍棄若亂賊中耶介葦公遂涕泣前曰某願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五十二

有請也某之母昔死寇難極慘烈爲人子者不忍見今願以身易母名某誠得赴賊中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死繼之願推恩以卹母昔也母死而某生今也某死而母旌郎雖死猶生某得死所矣死可不恨大將軍哀而允其請郎灑酒揮淚祭告其先人單騎擊掌底賊壘大呼曰吾天使某也來活汝百萬生靈爾速開營門以拜命時一軍皆瞠視錯愕鉞刃夾左右直兵縱之曲兵鈎之不瞬也至庭南面立輔臣爲之趨而下遂握輔臣手揚目奮袂言曰

朝廷待將軍恩甚厚將軍之事

朝廷亦至忠曩者縛吳逆之使竿其書立奏聞受寵  
賚恩蔭爵無筭位極人臣乃以一朝之忿隳九仞之  
基竊爲將軍所不恥昔彭寵不納朱浮之言隗囂過  
拒馬援之議皆身喪名滅爲天下笑豈不哀哉誠改  
從某計則亾者可存枯者可肉也一軍皆傾聽心動  
輔臣感其誠凡七往返遂舉軍降夫關中百二險阨  
爲京畿上遊介葦公以片語折衝根本旣固由是吳  
賊二逆以次削平皆公力也向使輔臣甘心僭叛肆

安陸府志

卷三十二下

五十三

其噬齧介葦公亦必使命不辱抗之以死無難如顏  
平原之於李希烈王禕吳雲之於滇南王以視太夫  
人之節烈其素所蓄積也而太夫人撫孤之賢能若  
居常履坦又豈不能爲洗高梁與李景讓之母氏哉  
而有幸有不幸易地皆然要非太夫人之節烈不能  
激成介葦公之功忠而非介葦公之功忠不足彰著  
太夫人之節烈則爲義爲忠而兼之以孝又實有相  
與有成者是足風也已足傳也已

外史氏曰成天下事以才而斷天下事以節豈不信

哉方孫太母之襁幼子扶一綫於將墜意亦勤矣乃  
遇坎難當死生之際宜其忍不能割也遂斷以大義  
舉所愛之子棄之如遺又何毅乎介菴公茹痛泣血  
積三十餘年卒克以勲名著稱旌閭表楔以成其孝  
寧非才有足多耶夫朱草產於醴泉而峯淵斯多積  
玉嗚呼殆其然歟殆其然歟